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三

別錄

五

奏疏

奏疏五

乞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疏

十五年
三

五月二十
五日

照得正德十四年七月內節據吉安等一十三府
所屬廬陵等縣各申為旱災事開稱本年自三月
至于秋七月不雨禾苗未及發生盡行枯死夏稅
秋糧無從辦納人民愁嘆將及流離申乞轉達寬

免等因到臣節差官吏老人踏勘前項地方委自
三月以來雨澤不降禾苗枯死續該寧王謀反乘
釁鼓亂傳播偽命優免租稅小人惟利是趨洶洶
思亂臣因通行告示許以奏聞優免稅糧諭以臣
子大義申 祖宗休養生息之澤暴寧王誅求無
厭之惡由是人心稍稍安集背逆趨順老弱居守
丁壯出征團保饋餉邑無遺戶家無遺夫就使雨
暘時若江西之民亦已廢耕耘之業事征戰之苦
况軍旅旱乾一時併作雖富室大戶不免饑饉下

戶小民得無轉死溝壑流散四方乎設或饑寒所
迫徵輸所苦人自為亂將若之何如蒙乞 勅該
部暫將正德十四年分稅糧通行優免以救殘傷
之民以防變亂之階伏望 皇上罷冗員之俸損
不急之賞止無名之徵節用省費以足軍國之需
天下幸甚緣由於本年七月三十日具題請 旨
未奉明降隨蒙 大駕親征京邊官軍前後萬數
沓至并臨墳城塞郭百姓戍守鋒鏑之餘未及息
肩弛擔又復救死扶傷呻吟奔走以給廝養一應

金華卷十三
別錄五奏疏
誅求妻孥鬻於草料骨髓竭於徵輸當是之時鳥
驚魚散貧民老弱流離棄委溝壑狡健者逃竄山
澤群聚為盜獨遺其稍有家業與良善守死者十
之二三又皆顛頓號呼於梃刃捶撻之下郡縣官
吏咸赴省城與兵馬任屯之所奔命聽役不復得
親民事上下洶洶如駕漏船於風濤顛沛之中惟
懼覆溺之不暇豈遑復顧其他為日後之慮憂及
稅賦之不免征科之未完乎當是之時雖臣等亦
皆奔走道路危疑倉皇恐不能為小民請一旦之

命豈遑為歲月之慮憂及賦稅之不免征課之未
完而暇為之復請乎若是者又數月京邊官軍始
將有旅歸之期而戶部歲額之徵已下漕運交兌
之文已促督催之使切責之檄已交馳四集矣流
移之民間官軍之將去稍稍脇息延望歸尋其故
業足未入境而頸已繫於追求者之手矣夫荒旱
極矣而又因之以變亂變亂極矣而又竭之以師
旅師旅極矣而又竭之以供饋益之以誅求亟之
以征歛當是之時有目者不忍睹有耳者不忍聞

又從而剗其膏血有人心者而尚恐為之乎今遠
近軍民號呼匍匐訴告喧騰求 朝廷出帑藏以
賑濟久而未獲反有追征之令闕然興怨謂臣等
昔日蠲賦之言為詒已竊相傷嗟謂宸濠叛逆獨
知優免租稅以要人心我輩 朝廷赤子皆嘗竭
骨髓出死力以勤 國難今困窮已極獨不蒙少
加優恤又從而追征之將何以自全是以令之而
益不信撫之而益憤憤諭之而益嗷嗷甫懷收復
之望又為流徙之圖計窮勢迫匿而為奸肆而為

寇兩月以來有司之以鼠竊警報者月無虛日無
恠也彼無家業衣食之資無父母妻子之戀而又
旁有追呼之苦上有捶剝之災自非禮義之士孰
肯閉口枵腹坐以待死乎今 朝廷亦嘗有寬恤
之令矣亦嘗有賑濟之典矣然寬恤賑濟內無帑
藏之發外無官府之儲而徒使有司措置措置者
豈能神輸而鬼運必將取諸富民今富民則又皆
貧民矣削貧以濟貧猶割心鬻肉以啖口口未飽
而身先斃且又有侵尅之弊又有漁獵之奸民之

金書卷三
別錄五
四
賴以生者不能什一民之坐而死者常十九矣故
寬恤之虛文不若蠲租之實惠賑濟之難及不若
免租之易行今不免租稅不息誅求而徒曰寬恤
賑濟是奪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饑剗其
腹腎之肉而曰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皆將不
信之矣夫戶部以國計為官漕運以轉輸為任
今歲額之催交兌之促皆其職之使然但民者邦
之本邦本一搖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伏望皇上
軫念地方塗炭之餘小民困苦已極思邦本之當

固慮禍變之可憂乞勅該部速將正德十四十
五年該省錢糧悉行寬免其南昌南康九江等府
殘破尤甚者重加寬貸使得漸回喘息脩復生理
非但解江西一省之倒懸臣等無地方變亂之禍
得免於誅戮實天下之幸宗社之福也夫免江西
一省之糧稅不過四十萬石今吝四十萬石而不
肯蠲異時禍變卒起即出數百萬石既已無救於
難矣此其形迹已見事理甚明者臣等上不能會
計征歛以足國用下不能建謀設策以濟民窮

徒痛哭流涕一言小民疾苦之狀惟陛下速將
臣等黜歸田里早賜施行以紓禍變緣係寬免稅
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事理為此具本請 旨

計處地方疏

十五年五月十五日

臣惟財者民之心也財散則民聚民者邦之本也
本固則邦寧故文帝以賜租致富樂之效太宗以
裕民成給足之風君民一體古今同符臣會同巡
按江西監察御史唐龍議照寧賊宸濠志窮荒度
謀肆併吞其於民間田地山塘房屋等項或用勢

強占或減價賤買或因官本准折或撫別事抄收
有中之家者一遭其毒即無棲身之所有上農
之田者一中其奸即無用鋤之地尤且虛填契書
以杜人言私置簿籍以增租額利歸一已害及萬
家故先有副使胡世寧直言指陳續該科道等官
交章舉發言皆有據事非無徵近奉 詔書曰宸
濠天性克惡自作不靖強奪官民田產動以萬計
則陛下明以燭姦深知宸濠田產皆奪諸百姓
者也又曰占奪田產悉還本主則陛下仁以憫

下盡欲舉百姓之田產而給還之也 聖言猶在
昭如日星國信不移堅如金石始者宸濠既敗該
臣等已行守巡等官將該府及各賊黨田地房屋
許令府縣等官俱抄沒在官造報在冊矣但委官
查勘之時正事變搶攘之際業主驚散俱未寧家
上司督責急欲了事依契溷查憑人浪報多寡是
較占買未分 明詔雖有給主之條小民猶抱失
業之恨昔之居不得而居也昔之田不得而食也
澤未下究怨徒上歸况屋無主則毀地不耕則荒

故兵馬之後瓦柱僅存田野之間草萊漸長無以
勢室豪強恣行包侵之計奸徒私竊動開埋沒之
端及今審處不早將來遺失益多再照前項田產
多在南昌新建二縣受害獨深人人被其誅求家
家被其檢括且賊師起事抄掠尤慘官兵破圍傷
殘未蘇財盡已極民困莫加查得二縣額派兌軍
淮安京庫三項糧米共十一萬九千石有零 淮
益二府祿米共四千二石節奏寬免未奉停徵運
官守催旗校逼取勢急若火案積如山民納不前

金書卷十三
官宜為處及照一方之統會在於省城各府之錢糧併於司庫查得本布政司官庫先被賊兵劫搶繼因軍餉動支官吏徒守乎空櫃紙筆亦賒于鋪家大兵必有荒年民窮必有盜賊萬一變生無常釁起不測則寸兵尺鐵皆無所需東芻斗糧亦不能辦公私失恃緩急可憂再照省城各門城樓窩鋪及諸司衙門先是王府占據多屬踈隘近因兵火蔓延半遭蕩焚夫城樓者一方防禦之所關衙門者諸司政令之所出託始創新固無民力因陋

就簡見有官房如蒙乞 勅該部查議將前項抄沒過寧府及各賊黨下田地山塘房屋等項行令布政司會同按察司各掌印官及分守分巡官并府縣官從實覆行查勘明白委係占奪百姓者遵照 詔書內事理給還本主管業及將於內官房酌量移改城樓窩鋪衙門餘外無碍田地山塘房屋仍令各官公同照依時估變價銀入官先儘撥補南新二縣兌軍淮安京庫折銀糧米及王府祿米外有羨餘收貯布政司官庫用備緩急仍禁約

勢豪之家不得用強占買各委官亦不得畏勢市
恩致招物議凡撥給變賣事情若有勢豪強占強
買及委官畏勢市恩各情弊許撫按衙門指實糾
劾懲究施行事完該司將各項數目徑自造冊奏
報并呈該部查考是蓋以百姓之業納百姓之糧
以地方之財還地方之用民沾惠而國不費事就
緒而財不傷書曰守邦在衆易曰聚人曰財惟
陛下留意焉緣係計處地方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具本請 旨

水災自劾疏

十五年五月十五日

臣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受人之牛羊而為
之牧者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臣以匪才
繆膺江西巡撫之寄今且數月曾未能有分毫及
民之政而地方日以多故民日益困財日益匱災
變日興禍患日促自春入夏雨水連綿江湖漲溢
經月不退自贛吉臨瑞廣撫南昌九江南康沿江
諸郡無不被害黍苗淪沒室廬漂蕩魚鱉之民聚
棲於木杪商旅之舟經行於閭巷潰城決隄千里

為壑煙火斷絕惟聞哭聲詢諸父老皆謂數十年
來所未有也除行各該司府州縣脩省踏勘具
奏外夫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政不自弊因官而作
官之失職臣實其端何所逃罪夫以江西之民遭
歷宸濠之亂脂膏已竭而又因之以旱荒繼之以
師旅遂使豐稔連年曲加賑恤尚恐生理未易完
復今又重以非常之災危亟若此當是之時雖使
稷契為牧周召作監亦恐計未有措况病廢昏劣
如臣之尤者而畀之俛然坐尸其間譬使盲夫駕

敗舟於顛風巨海中而責之以濟險不待智者知
其覆溺無所矣又况部使之催徵益急意外之誅
求未已在昔一方被災鄰省尚有接濟之望今湖
湘連歲兵荒閩浙頻年旱潦兩廣之征剿未息南
畿之供餽日窮淮徐以北山東河南之間聞亦饑
饉相屬由此言之自全之策既無所施而四鄰之
濟又已絕望悠悠蒼天誰任其咎靜言思究臣罪
實多何者宸濠之變臣在接境不能圖於未形致
令猖突震驚遠邇乃勞 聖駕親征師徒暴於原

野百姓殆於道路 朝廷之政令因而闕隔四方之困憊由是日深臣之大罪一也徒避形迹之嫌苟為自全之計隱忍觀望幸而脫禍不能直言極諫以悟 主聽臣之大罪二也徒以逢迎附和為忠而不知日陷於有過徒以變更遷就為權而不知日紊於舊章徒以掇拾羅織為能而不知日離天下之心徒以聚歛征索為計而不知日積小民之怨此臣之大罪三也上不能有裨於 國下不能有濟於民坐視困窮淪胥以溺臣之大罪四也

且臣憂悸之餘百病交作疴羸衰眊視息僅存以前四者之罪人臣有一於此亦足以召災而致變况備而有之其所以速天神之怒深下民之憤而致災沴之集又何疑乎伏惟 皇上軫災恤變別選賢能代臣巡撫即以臣為顯戮彰大罰於天下臣雖隕首亦云幸也即不以之為顯戮削其祿秩黜還田里以為人臣不職之戒庶亦有位知警民困可息人怒可泄天變可弭而臣亦死無所憾

重上江西捷音疏

十五年七月十七日
遵奉 大將軍鈞帖

照得先因宸濠圖危 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奏
請兵征勦間蒙 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
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 鈞帖欽奉
制勅內開一遇有警務要互相傳報彼此通知設
伏勦捕務俾地方寧靖軍民按堵蒙此臣看得宸
濠虐焰張熾臣以百數疲弱之卒未敢輕舉驟進
乃退保吉安一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
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之士會計一應
解留錢糧支給糧餉造作軍器戰船 奏留回任

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
鄉官致仕都御史王懋中養病痊可編脩鄒守益
刑部郎中曾直評事羅僑丁憂御史張鰲山先任
淞江僉事今赴部調用劉藍依親進士郭持平軍
門參謀驛丞王思李中致仕按察使劉遜參政黃
繡閑住知府劉昭等相與激發忠義七月初二日
宸濠探知臣等兵尚未集乃留兵萬餘屬其心腹
宗支郡王儀賓內官并偽授都督都指揮等官使
守江西省城而日引兵向 闕臣晝夜促各郡兵

金書卷之三
別錄五奏疏
十三
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嚴督知府等
官伍文定等各領兵於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伍
文定等攻廣閩等七門是日得報宸濠伏兵千餘
於新舊墳厰以備省城之援臣遣知縣劉守緒等
領兵從間道夜襲破之十九日申布 朝廷之威
再暴宸濠之惡約諸將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我
兵四面驟集遂破江西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櫟及
偽太監萬銳等千有餘人宸濠宮中眷屬聞變縱
火自焚延及居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救火撫

定居民散釋脅從搜獲原被劫收大小衙門印信
九十六顆三司脅從布政使胡濙參政劉斐參議
許效廉副使唐錦僉事賴鳳都指揮王玘等皆自
首投罪除將擒斬功次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權令
審驗紀錄及一面分兵四路追躡宸濠向往相機
擒剿二十二日臣等駐兵省城督同知府伍文定
等各領兵分道並進擊其不意都指揮余恩領兵
往來湖上誘致賊兵知府等官陳槐等各領兵四
面設伏二十三日復得諜報宸濠先鋒已至樵舍

金書卷十三 別錄五 奏別
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不能計其數二十四日早
賊兵鼓噪乘風而前逼黃家渡臣督各兵四面擊
賊遂大潰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萬數二十五
日又督各兵殊死並進砲及宸濠舟宸濠退走遂
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二十六
日臣夜督伍文定等為火攻之具四面而集火及
宸濠副舟衆逐奔敗宸濠與其妃嬪泣別妃嬪宮
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宸濠并其世子郡王將軍
儀賓及偽太師國師元帥叅贊尚書都督都指揮

指揮千百戶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
熊瓊盧珩羅璜丁贖王春吳十三秦榮葛江劉勳
何鏜王信吳國七火信等數百餘人被執脅從太
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
疇潘鵬叅政程杲布政梁宸都指揮郝文馬驥白
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落水死者萬餘棄其衣甲
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亘十餘里餘賊數百艘
四散逃潰二十七日戰樵舍等處又復擒斬千餘
落水死者殆盡二十八日知府陳槐等各與賊戰

全書卷十三
於沿湖諸處擒斬各千餘級除將宸濠并其世子
郡王將軍儀賓偽授太師國師元帥叅贊尚書都
督都指揮指揮等官各另監羈候解被執脅從等
官并各宗室別行議 奏及將擒斬俘獲功次一
萬一千有奇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暫令審驗紀錄
另行造冊繳報外照得臣節該欽奉 勅諭但有
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備守巡各軍衛
有司設法調兵勦殺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
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俱聽以軍

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
斬獲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巡官即時紀驗明白
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奏繳查照陞賞激勸欽此
及准兵部咨為飛報賊情事該本部題稱合無本
部通行申明今後但有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
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勦捕應合會捕者
亦就調發策應如有仍前朦朧隱蔽不即申報以
致聚衆滋蔓貽害地方從重叅究决不輕貸等因
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又蒙 欽差總督軍門發

遣太監張永前到江西查勘宸濠反叛事情安邊
伯朱泰太監張忠左都督朱暉各領兵亦到南京
江西征勦續蒙 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
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 統率六師奉
天征討及統提督等官司禮監太監魏彬平虜伯
朱彬等并督理糧餉兵部左侍郎等官王憲等亦
各繼至南京臣續又節該奉 勅如或江西別府
報有賊情緊急移文至日爾要及時遣兵策應毋
得違誤欽此俱經欽遵外臣竊照宸濠丞淫姦暴

腥穢彰聞數其罪惡世所未有不軌之謀已踰一
紀積威所劫遠被四方而旬月之間遂克堅城俘
擒元惡是皆 欽差總督威德指示方畧之所致
也及照御史謝源伍希儒監軍督哨謀畫居多知
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陳槐曾璵林城周朝
佐署都指揮僉事余恩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
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李楫李美王冕王軾劉源清
劉守緒傅南喬通判楊昉陳旦指揮麻璽高睿孟
俊知縣張淮應恩王庭顧必萬士賢馬津等雖効

全書卷十三
別錄五奏疏
十六
績輸能亦有等列然皆首從義師共收全功其伍
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等冒險衝鋒功烈尤懋鄉
官都御史王懋中編脩鄒守益御山張鰲山郎中
曾直評事羅僑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驛丞王思
李中按察使劉遜叅政黃繡知府劉昭等伏羲興
兵協張威武以上各官功勞雖在尋常征勦亦已
難得伏望 皇上論功朝錫之餘普加爵賞旌擢
以勸天下之忠義以勵將來之懦怯緣係捷音事
理為此具本請 旨

四乞省葬疏

十五年閏八
月二十日

照得先准吏部咨該臣奏稱以父老祖喪屢疏乞
休未蒙憐准近者奉 命扶疾赴閩意圖了事即
從彼地冒罪逃歸旬月之前亦已具 奏不意行
至中途遭值寧府反叛此係 國家大變臣子之
義不容舍之而去又闔省巡撫方面等官無一人
見在者天下事機間不容髮故復忍死暫留於此
為牽制攻討之圖俟 命帥之至即從初心死無
所避臣思祖母自幼鞠育之恩不及一面為訣每

一號痛割裂昏殞日加尪瘠僅存殘喘母喪權厝
祖母之側今葬祖母亦欲因此改葬臣父衰老日
甚近因祖喪哭泣過節見亦病卧苦廬臣今扶病
驅馳兵革往來於廣信南昌之間廣信去家不數
日欲從其地不時乘間抵家一哭畧為經畫葬事
一省父病臣區區報國血誠上通於天不辭滅
宗之禍不避形迹之嫌冒非其任以勤國難亦
望朝廷鑒臣此心不以法例繩縛使臣得少伸
烏鳥之痛臣之感恩死且圖報捨攘哀控不知

所云等因具本奏奉聖旨王守仁奉命巡視福
建行至豐城一聞宸濠反叛忠憤激烈即便倡率
所在官司起集義兵合謀勦殺氣節可嘉已有
旨著督兵討賊兼巡撫江西地方所奏省親事情
待賊平之日來說該部知道欽此備咨到臣除欽
遵外近照寧王逆黨皆已仰賴皇上神武廟堂
成筭悉就擒獲地方亦已平靖百姓室家相慶得
免徵調之苦復有更生之樂莫不感激洪恩沾
被德澤獨臣以父病日深母喪未葬之故日夜哀

金書卷十三 別錄五奏疏
苦憂疾轉劇犬馬驅馳之勞不足齒錄而烏鳥迫切之情實可矜憫已蒙前 旨許待賊平之日來說故敢不避斧鉞復申前請伏望 皇上仁覆曲成容臣暫歸田里一省父病經紀葬事臣不勝苦切祈望之至等因又經具本於正德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差舍人來儀齎奏去後迄今已踰八月未奉 明旨臣旦暮惶惶延頸以待內積悲痛之鬱外遭窘局之苦新患交乘舊病彌篤方寸既亂神氣益昏目眩耳聾一切世事皆如夢寐今雖抑

情強處不過閉門伏枕呻吟喘息而已豈能供職盡分為 陛下巡撫一方乎夫人臣竭忠委命以赴 國事及事之定乃故使之不得一省其親之疾是沮義士之志而傷孝子之心也且 陛下既以許之又復拘之亦何以信於後臣素貪戀官爵志在進取亦非高潔獨行甘心寂寞者徒以疾患纏體哀苦切心不得已而為此今亦未敢便求休退惟乞暫回田里一省父疾經營母葬臣亦因得就醫調理少延喘息苟情事稍伸病不至甚即當

奔走赴闕終效犬馬昔人所謂報劉之日短盡忠於陛下之日長也臣不勝哀痛號呼懇切控籲之至具本又於正德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差舍人王鶴齋奏去後迄今復六月未奉明旨臣之痛苦刻骨剜心憂病纏結與死為鄰已無足論而臣父衰疾日亟呻吟牀蓆思臣一見晝夜涕洟每得家書號慟顛殞蘓而復絕夫虎狼惡獸尚知父子烏鳥微禽猶懷反哺今臣父病狼狽至此惟欲望臣一歸而臣乃依依貪戀官爵未能決然逃

去是禽獸之不若何以立身於天地乎夫人之大倫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事君以忠事父以孝不忠不孝為天下之大戮縱復幸免國憲然既辱於禽獸則生不如死臣之歸省父疾在朝廷視之則一人之私情自臣身言之則一生之大節往者寧藩之變臣時欲歸省父疾然宗社危急呼吸之間存亡攸係故臣捐九族之誅委身以死國難時則君臣之義為重今國難已平兵戈已息臣待罪巡撫不過素餐尸位以苟歲月而臣父又

金書卷十三 別錄五奏疏
衰老病篤若此尚爾貪戀祿位而不去此尚可以為子乎不可以為子者尚可以為臣乎臣今待罪巡撫若不請而逃竊恐傳聞遠邇驚駭視聽夫人臣死君之難則捐其九族之誅而不恤至其急父之危則亦捐其一身之戮而不顧今復候命不至臣必冒死逃歸若朝廷憫其前後懇迫之請赦而不戮臣死且圖啣結若遂正以國典臣獲一見老父而死亦瞑目於地下矣臣不勝痛隕苦切號控哀祈之至除冒死一面移疾舟次沿途

問醫待罪候命外緣係四乞天恩歸省父疾

回籍待罪事理為此具本奏聞

開豁軍前用過錢糧疏

十五年九月初四日

照得先因寧王變亂該臣備行南贛等府起調各項官軍兵快人等追勦合用糧餉等項就仰聽將在官錢糧支給間隨據吉安府申為處置軍餉事開稱動調兵快數萬本府錢糧數少乞為急處等情已經通行各府速將見貯不拘何項錢糧以三分為率內將二分解赴軍前接濟外續為地方事

臣又看得各處軍兵雖已起調但前項事情係國家大難存亡所關誠恐兵力不敷未免誤事又行牌仰各該官司即選父子鄉兵在官操練聽將官錢支作口糧候臣另有明文一至隨即啓行去後續照前項首惡并其謀黨俱已擒斬原調各處軍兵久已散歸就經備行江西布政司通將各府州縣自用兵日起至於掣兵日止用過一應在官錢糧等項逐一查明造報以憑施行未報查催間又據江西按察司呈為緊急軍情事開稱先准江

西布政司照會正德十四年十月初一日該蒙戶部員外郎黃著案驗內開蒙本部題奉 欽依差在軍前整理糧草今照各哨官軍俱集江西省城又聞 聖駕亦將征討跟隨官軍未知數目駐劄月日未知久近所有糧料草束合仰備行本司掌印等官從長設法處置或支動在官銀兩選委能幹官員趁早多買糧草預備支應庶無失誤等因到司彼時巡按御史唐龍未到本院押解逆犯宸濠等在途查得江西省城司府及南新二縣并南

全書卷十三
別錄五奏疏
康二府庫藏俱被盜賊搶劫空虛無從措置誠恐
臨期失誤就經會同江西布政司一面議借軍門
發候解京贓銀及南昌府縣追到官本等銀給發
委官汪憲等各領買辦糧草供應一面議將各府
派銀接濟緣由會呈本院奉批俱准議造冊繳報
查考等因依奉除南康九江南昌三府縣殘破未
派備行撫州等十府動支在官銀兩接濟續因起
解首惡宸濠等并逆黨官眷等項及補還原借解
京贓銀官本等銀緊急又經會呈議行各該府縣

暫借在官銀兩前來應濟共計用過銀九千七百
七十一兩四錢其餘見存銀兩俱係該解之數悉
行各府差人領回聽其收解外呈乞施行等因到
臣看得所呈前項供應糧料買辦草料及自臣起
兵以來費用過錢糧中間多係京庫折銀及兌准
糧米等項俱係支給賞勞兵快人等及供應北來
官軍并犒賑軍民緊急支用計出無聊事非得已
別無浪費分文據法似應措補但今兵荒殘破之
餘庫藏無不空虛小民無不凋敝遠近人情洶洶

方求公帑賑濟若復派補必致變生不測其聽解賊賊官本等銀實係寧賊搶劫官庫積蓄刻剝小民脂膏相應存留以救困竭今又盡數解京地方空匱委果已極查得各處用兵請給內帑或借別省錢糧接濟邇者寧賊非常之變事起倉卒雖款請給內帑勢有不及後蒙該部議准許於廣東軍餉銀內支取十萬隨幸賊勢平定前項准借銀兩亦遂停止分毫不曾取用伏望皇上憫念地方師旅饑饉之餘民窮財盡困苦已極近又加

以水災為患流離益甚乞勅該部查照轉行江

西布按二司將自用兵以來支取用費過各該府縣京庫折銀及允准糧米等項通行查明各計若干照數開豁免行追補仍仰備造文冊繳部查考庶軍民得以少蘇而地方可免於意外之虞矣

徵收秋糧稽遲待罪疏

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日

據江西布政司呈准布政使陳策等咨照得正德十四年稅糧先准叅議周文光奉戶部勘合派屬徵解隨因聖駕南巡各府州縣官俱集省城聽

用前項錢糧不暇追徵正德十五年正月初二日
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唐龍案驗為乞救兵燹窮
民以固邦本事該巡撫蘇松都御史李克嗣題稱
江西變亂南昌南康九江等府首被燒劫其餘府
縣大軍臨省供應浩繁要將該年稅糧盡行停免
等因備行分守南昌五道勘議得南昌府南新二
縣被害深重應免糧差三年其餘州縣并瑞州等
一十二府屬縣俱應免糧差二年回報到司即轉
呈本院具題外本年二月內續蒙 欽差戶部員

外郎龍誥案驗為備運糧儲事備行本司督催該
年允准錢糧交兌遵依節行催徵間本年三月初
五日隨准漕運衙門照劄坐到兌軍本色米八萬
石折色米三十二萬石改兌米一十七萬石每石
連耗折銀七錢備行作急徵完起運本月二十八
日又蒙撫按衙門案驗為地方極疲速賜 恩恤
以安邦本事該南京工科給事中王紀等奏奉
欽依自正德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果係小民拖
欠未完的俱准暫且停徵還着各該官司設法賑

濟母視虛文欽遵通行外又蒙負外郎龍誥案牌將糧里嚴加杖併急如星火小民紛紛援例赴司告豁呈蒙撫按衙門批行本司給示曉諭納糧人戶先將兌軍徵解小民方肯完納轉行叅議魏彥昭督運續因本官去任又經呈批叅政邢珣暫管督兌本官於五月二十日徧歷催僨通將徵完本色米八萬石兌完起運訖其折色銀兩催據廣信等府屬縣陸續徵解近於十一月十三等日抄奉漕運衙門照劄備行本司將兌運折色銀三十四

萬三千兩務要徵完足數差官協同運官解部等因依奉通行外今照該年稅糧委因事變兵荒經理不前及專管提督官負更代不常况奉部院明文徵免不一小民不服輸納官府掣肘難行因而稽延若不預將前情轉達誠恐查究罪及未便等因備呈到臣竊照江西錢糧小民所以不肯輸納與有司所以難於追徵者其故各有三而究其罪歸則責實在臣何者宸濠之叛首以偽檄除租要結人心臣時起兵旁郡恐其扇惑即時移文遠近

宣布 朝廷恩德蠲其租賦許以奏免諭以君臣之分激其忠義之心百姓丁壯出戰老弱居守既而旱災益熾民困益迫然而小民不即離散者以臣既為奏請雖 明旨未下皆謂 朝廷必能免其租稅尚可忍死以待也夫危急之際則啗之免租以竭其死力事平之後又罔民而刻取之人懷怨忿不平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一也及宸濠之亂稍定而大軍隨至供饋愈煩誅求愈急其顛連困踣之狀臣於前 奏已畧言之百姓不任其苦強

者竄而為寇弱者匿而為奸繼而水災助禍千里之民皆為魚鼈號哭載途喧騰求賑其時臣等既無帑藏之儲又無倉廩可發所以綏勞撫定之者更無別計惟以 奏免租稅為言百姓眴眴胥讒謂命在旦夕不能救我而徒曰免稅免稅豈可待邪蓋其心以為免稅已不待言尚恨其無以賑之也巳而既不能賑又從而追納之人怨益深不平愈甚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二也當大軍之駐省臣等趨走奔命日不暇給亦以為既有前奏則賦稅

必在所免不復申請其時巡撫蘇松等處都御史李充嗣奏稱江西首被宸濠之害乞將該年稅糧軍需等項俱行停免該戶部覆題奉 聖旨是各被害地方着撫按官嚴督所屬用心設法賑濟欽此又該給事中王紀奏本部覆題奉 聖旨是這地方委的疲困已極自正德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果係小民拖欠未完的俱准暫且停徵還着各該官司設法賑濟毋視虛文欽此俱欽遵該部備咨前來臣等正苦百姓嗷嗷咨文一至如解倒懸

即時宣布百姓聞之歡聲雷動邇相傳告旦夕之間深山窮谷無不畢達自是而後堅守蠲免之說雖部使督臨或遣人下鄉催促小民悉以為詐妄群起而驅縛之催徵之令不復可行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三也郡縣之官親見百姓之困苦又當震蕩顛危之日懼其為變其始惟恐百姓不信免租之說指天畫地誓以必不食言既而時事稍平則盡反其說而徵之固已不能出諸其口矣况從而鞭笞捶撻之其遽忍乎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一也

三司各官舊者既被驅脅新者陸續而至至則正當擾攘分投供應四出送迎官離其職吏失其守糾結紛拏事無專責如羣手雜綵於亂絲之中東牽西絆莫知端緒既而部使驟臨歆於旬月之間督併完集神輸鬼運有不能矣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二也夫背信而行勢已不順若使民間尚有可徵之粟必不得已剝剝而取之忍心者尚或能辦也而民之瘡痍已極矣實無可輸之物矣別夫離婦棄子鬻男女有耳者不忍聞有目者不忍睹也如

是而必欲驅之死地其將可行乎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三也夫小民之不肯輸納既如彼而有司之難於追徵又如此後值部使身臨坐併急於風火百姓怨謗紛紛騰洶洶思亂復如將潰之隄臣於其時慮恐變生不測謂各官與其激成地方之禍無益 國事身膏草野以貽 朝廷之憂孰若姑靖地方寧以一身當遲慢之戮乎因諭各官追徵毋急以紓民怨各官內迫於部使外窘於窮民上調下輯如居顛屋之下東撐則西頽前支則後圯強

顏陵詬之辱掩耳怨懃之言身營閭閻之下口說
田野之間曉以京儲之不可缺諭以 國計之不
得已或轉為借貸或教之典拆忍心於捶骨剥脂
之痛而浚其血閉目於析骸食子之慘而責其逋
共計江西十四年分兌軍本色米八萬石折色米
三十二萬石改兌米一十七萬石臣始度其勢以
為決無可完之理其後數月之間亦復陸續起解
完納是皆出於意料之外在各官誠窘局艱苦疲
瘁已極亦可謂之勞而有功矣今聞部使叅奏且

將不免於罪臣竊寃之昔之人固有催科政拙而
自署下考者亦有矯制發廩而願受其辜者各官
之以此獲罪固亦其所甘心但始之因叛亂旱荒
而為之 奏免者臣也繼之因水災兵困而復為
申 奏者臣也又繼之因 朝廷兩有停徵賑貸
之 旨而為之宣布於衆者亦臣也又繼之慮恐
激成禍變而諭令各官從權緩徵者又臣也是各
官之罪皆臣之罪也今使各官當遲慢之責而臣
獨幸免臣竊恥之夫司國計者慮京儲之空匱歛

重徵收後期者之罪而有罰俸降級之議此蓋切於謀國忠於事君者之不得已也亦豈不念江西小民之困苦與各官之難為哉顧欲警衆集事創前而戒後固有不得不然者正所謂救焚身之患不遑恤毛髮之焦攻心腹之疾不得避針灼之苦耳伏望 皇上憫各官之罪出於事勢之無已特從青災肆赦之典寬而宥之則法雖若屈而理亦未枉必謂行令之始不欲苟撓則各官之罪實由於臣即請貶削臣之祿秩放還田里以伸 國議

如此則不惟情法兩得而臣亦可以藉口江西之民免於欺上罔下之耻矣臣不勝惶懼待罪之至緣係徵收秋糧稽遲待罪事理為此具本請 旨

巡撫地方疏

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據江西布政司呈奉臣案驗照得本院前任巡撫衙門近遭兵火廢毀兼以地址僻隘低窪每遇淋雨潢潦浸灌見今本院在於都司貢院諸處衙門寄駐遷徙不常居無定止人無定向妨政失體深為未便合行議取為此仰抄案回司即便會同都

按二司官從長議查省城官民沒官房屋及革毀一應衙門可以拆脩改造者會議停當呈來定奪毋得違錯等因依奉會同都指揮僉事王繼善按察使伍文定議得前項衙門先年建於永和門內僻在一隅地勢低窪切近東湖一遇淫雨輒遭浸漫近因大軍駐劄人馬作踐俱各倒塌及查巡按衙門亦皆年久朽爛偏側俱難居住欲擇地蓋造緣今地方兵荒之後取之於官則官庫空竭歛之於民則民窮財盡反覆思惟無從措置查得承奉

司并織造機房各一所係是沒官之數俱各空閒地勢頗高規模頗廣合無呈請將呈奉司暫改為都察院衙門機房改為巡按衙門委官相度趁時脩理如此則工費不繁民力少節實為兩便緣由呈詳到臣查得先為計處地方事該臣會同巡按御史唐龍議奏乞將抄沒寧府及各賊黨田地房屋令布按二司掌印及守巡并府縣官員從實覆查委係占奪百姓遵照 詔書內事理各給還本主管業及將於內官房酌量移改城樓窩鋪衙門

餘外田地山塘房屋仍令各官公同照依時估變賣價銀入官先儘撥補南新二縣兌軍淮安京庫折銀糧米及王府祿米外有餘羨收貯布政司官庫用備緩急緣由會本具題去後未奉 明旨今呈前來為照各項衙門果已廢毀當茲兵火之餘民窮財盡改創實難今該司議將前項沒官房屋暫改不費於官不勞於民工省事易誠亦兩便似應准議除行該司一面委官趁時脩改暫且移駐以便聽理候民困既蘇財用充給之日力可改創

再行議處

勦平安義叛黨疏

十六年五月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按察使伍文定關稱奉臣批據南康府通判林寬安義縣知縣熊价奉新縣典史徐誠呈開俱奉本院紙牌及巡按御史唐龍朱節等計委追勦逆賊楊本榮等依奉前後誘捕及於沿湖各處敵戰擒斬共一百二十六名顆并於揚子橋巢內搜獲伊原助逆領授南昌護衛中千戶所印信一顆合就解呈奉批仰按察司會同都布二

司官將解到賊級紀驗賊犯鞫審明白解赴軍門以憑遵照欽奉 勅諭事理就行斬首示衆有功員役分別等第呈來給賞施行并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唐龍批按察司會同各掌印官審究及將有功官役并陣亡之人查明具招呈報又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朱節批看得各犯罪惡貫盈致勤提督衙門調兵擒勦事情重大按察司會勘明白中間如有事出脅從情可矜疑者通具呈報等因依奉會同都指揮僉事高厚左布政使陳策等議

得賊犯楊正賢等累世窮克鄱湖劇患近復從逆幸而漏網嘯聚劫囚敵殺官兵滔天之罪遠近播聞通判林寬等充承方畧首事緝捕雖有小劔竟收成功知縣熊价到任甫及半月倉卒偶當其衝終能有備多所擒獲典史徐誠奉調領兵破賊適中機會署都指揮僉事馮勳鼓勇而前賊遂奔潰其典史周祐陰謀散黨隱然之蹟未可泯棄合無呈乞鈞裁將署都指揮僉事馮勳通判林寬知縣熊价典史徐誠俱優加犒獎林寬熊价仍旌其除

暴安民之勞典史周祐另行賞賚隨征南昌前衛
千戶馬喜新建縣縣丞黃仲仁南昌縣主簿陳紀
安義縣主簿崔錠建昌縣稅課局大使江象安義
縣領哨義官楊震七協守縣治安義縣縣丞何全
典史陳恒昭把截九里三渡南昌前衛指揮梁端
千戶周鎮俱量行犒勞其餘獲賊吏兵哨長保長
總小甲人等查照近日告示事理分別等第一一
給賞陣亡陣傷義兵程碧程魁七等俱各優恤其
家給賞湯藥之費如此庶使有功者錄而人知所

勸死事者酬而人無所憾矣仍行該府縣將逆賊
楊正賢等妻男財產估變價銀脩築縣城尤為便
益緣由同查過功次文冊關繳到司備由轉呈到
臣簿查正德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據江西按察
司副使陳槐關稱原問犯人胡順并楊子橋等家
屬財產通該查抄解報呈詳已批該司查照施行
務得的實毋致虧枉外續據安義縣申稱依奉拏
獲楊子橋妻周氏男楊華五華七華八月保并伊
同居親弟楊子樓收監起解間十二月二十二日

辰時不期子樓未獲男楊本榮統集百十餘徒各持鎗刀衝縣當同巡捕主簿崔錠督領機兵防禦彼賊勢勇打入獄門劫去楊華五等并原監楊正江楊紹鑑及別犯胡清等一十八名燒燬總甲張惟勝房屋劫掠鋪戶傅甫七等貨物隨即起集哨長陳魁四等屯兵設法擒獲楊華五等仍舊收監一面追獲餘賊楊子樓等合行申報等情又據通判林寬呈稱首惡楊子榮楊華二等照舊立寨嘯聚批仰按察司會同各官議處隨據該司呈稱依

奉會同署都指揮僉事王繼善左布政使陳策副使顧應祥等議得楊本榮等罪惡據法即當督兵擒捕但訪得楊姓一族稔惡從亂者有數若使兵刃一加未免玉石未辨合行該縣再諭楊本榮等作急投首庶幾楊紹鑑等之罪可辨楊本榮之情可原若使負固不服即將稔惡賊黨指實申來議處呈詳到臣照得本院前年駐兵省城擒勦叛賊之後即欲移兵撲滅逆黨楊子橋等彼因訪得各犯親族亦多良善連居若大兵一臨未免玉石俱

焚方爾遲疑當據楊子橋等自行投赴軍門本院
仰體 朝廷好生之德正欲保全一方之生靈當
即遵照 詔書黃榜事理將子橋等量加杖責釋
放回家諭令改惡遷善其餘黨惡悉不根究外後
因解京逆黨劉吉陳賢等供攀不已 朝廷之意
將復發兵加誅則恐失信於下將遂置而不問則
一般從逆之人乃至極刑抄沒而子橋等獨不畧
加懲創亦何以警戒將來故照舊釋其黨從以示
信獨行拘子橋以明罰其遷徙抄沒亦止及於子

橋一身 朝廷之處可謂仁至義盡矣為之親族
黨與者正宜感激 朝廷浩蕩再生之恩皆宜爭
出到官輸誠効款自相分別洗滌其既往之愆而
顯明其維新之善却乃畧不改創輒敢抗逆官府
衝縣劫囚自求誅滅據法論情已在必誅無赦但
念中間良善尚多止因楊子橋同居稔惡之徒繆
以危言激誘族黨扇惑鼓動以至於此恐亦非其
本心今據三司各官呈議亦與所訪畧同准依所
議姑且未即加兵就經批行該道守巡官先行分

別善惡令其親族素非同惡者自行告明官司各另屯住其被脅之人若能投首到官亦准免罪有能并力擒捕首惡送官者仍一體給賞俱限一月之內投首輸服若過期不出即將各犯背叛情由備細呈來以憑發兵勦滅一面行仰該縣及各附近官司整集兵快義勇固守把截聽候本院進止仍備出告示曉諭遠近外續據通判林寬呈稱遵照明文密喚楊姓良善戶丁楊庸楊邦十五等七名到職示以禍福給以犒賞着令分別良善止捕

衝縣逆賊送官隨該楊庸等誘擒逆賊九名到縣又獲賊犯一十七名隨給牌面令通縣老人分投撫諭而各賊仍前立寨不服續又擒獲賊犯四名後聞官司要搗巢穴連夜鼓挾鄰族約有百十餘徒擄船奔入鄱陽湖欵即率兵追勦緣該縣空虛誠恐賊計中途回鋒衝突未可輕出除差人飛報沿河保長立寨防勦一面牒府督率星子建昌都昌兵沿湖巡捕外呈乞施行等因據呈臣會同巡按御史等官看得賊既入湖良善已分正可四面

合兵追勦除行南昌守巡兵備點選兵快就行都
司馮勲統領星夜前去跟躡賊踪設法勦捕就經
批仰按察司即便通行該道守巡官及沿湖各該
官司地方保甲人等一體集兵防勦追捕毋令遠
竄貽患臣等又慮安義縣治單弱恐各賊乘虛歸
劫另行牌調奉新縣典史徐誠選兵四百密從間
道星夜前去該縣會同知縣熊价協力防勦又行
牌仰各官於九姓良善之中挑選義勇武藝及於
沿湖諸處起集習水壯健慣戰之人各官身自督

領密取知因鄉導四路爪探或躡賊踪或截要路
或歸防縣治張疑設伏聲東擊西一應事機俱聽
從宜施行合用糧賞就於司府庫內原貯軍餉銀
內支給及差官齎執令旗令牌前去督押行事
軍兵人等但有軍前不聽號令及逃縮逗遛侵擾
良善者遵照勅諭事理就以軍法從事各官俱
要竭忠盡力慎重勇果殺賊立功以靖地方若畏
避輕忽致賊滋蔓貽患地方軍令具存決難輕貸
完日通將擒斬功次獲功人員等項一併開報以

全書卷十三 另金五券助
憑施行去後今呈前因照得臣先節該欽奉 勅諭但有盜賊生發即便設法調兵勦殺聽爾隨宜處置欽此欽遵除將前項有功官員支兵人等及陣亡被傷等項俱准議於南昌府動支本院貯庫支剩軍餉銀兩除已犒獎給賞優恤外其未經獎犒給賞優恤者批仰該司查照等第逐一補給賊屬男婦估價變賣銀兩亦准備築該縣城垣支用擒獲賊犯鞫問明白仍解軍門斬首示衆斬獲賊級行令造冊繳報并行巡按衙門知會外臣等議

照叛黨楊正賢等肆其兇獷之習恃其族類之繁稔惡一方流劫遠近既積有世代比復興兵助逆脫漏誅殄畧無悔創乃敢攻縣劫獄聚衆稱亂惡貫滿盈天怒人怨遂爾一旦掃滅在 朝廷固猶疥癬之搔爬在江西實亦疽癰之潰決巡按御史唐龍朱節運謀監督而按察使伍文定布政使陳策等相與協議贊畫都指揮馮勳及通判林寬知縣熊价等又各趨事効命并力于下論各勞績皆宜旌錄臣守仁卧病待罪之餘僅存喘息幸賴諸

臣苟免咎愆緣係勦平叛黨事理為此具本題
知

乞便道歸省疏

臣於正德十六年六月十六日欽奉 勅旨以爾
昔能勦平亂賊安靖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茲
召用 勅至爾可馳驛來京毋或稽遲欽此欽遵
已於本月二十日馳驛起程外竊念臣自兩年以
來四上歸省之 奏皆以親老多病懇乞暫歸省
視實皆出於人子迫切之至情而其時復以權姦

當事讒嫉交興非獨臣之愚悃無由自明且慮變
起不測身罹曖昧之禍冀得因事退歸父子苟全
首領於牖下故其時雖以暫歸為請而實有終身
丘壑之念矣既而 宗社有靈天啓 神聖入承
大統革故鼎新親賢任舊向之為讒嫉者皆已誅
斥畧盡陽德興而公道顯臣於斯時固已欣然改
易其退遁之心矣當明良之會 聖人作而萬物
睹天下之士孰不顛然有觀光之願而况臣之方
在憂危驟獲申雪者若出陷穽而登之春臺其為

金華卷十三
別金五奏
喜幸感激何啻百倍豈不欲朝發夕至以一快其
拜舞踴躍之私歸戴向往之誠乎顧臣父既老且
病頃遭讒構之厄危疑震恐洶洶朝夕常有父子
不及相見之痛今幸脫洗殃咎復睹天日父子之
情固思一見顏面以叙其悲慘離隔之懷以盡菽
水懽欣之樂况臣取道錢塘迂程鄉土止有一日
此在親交之厚將不能已於情而况父子天性之
愛重以連年苦切之思乎故臣之此行其冒罪歸
省亦情理之所必不容已者然不以之明請於

朝而私竊行之是欺 君也懼稽延之戮而忍割
情於所生是忘父也欺 君者不忠忘父者不孝
世固未有不孝於父而能忠於其 君者也故臣
敢冒罪以請伏望 皇上以孝為治範圍曲成特
寬稽命之誅使臣得以少伸烏烏之私臣死且圖
啣結臣不勝惶懼懇切之至

辭封爵普 恩賞以彰國典疏

嘉靖元年
正月初十日

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謹 奏為辭免封爵普

全書卷十三
別錄五奏疏
四十二
恩賞以彰國典事臣於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
等日節准兵部吏部咨俱為捷音事節該題奉
聖旨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定各該官負功績顯
著你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
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照舊叅贊機務欽
此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
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
叅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
欽此前後備咨到臣俱欽遵外臣聞 命驚惶莫

知攸措竊念臣以凡庸誤受 國恩在正德初年
以狂言被譴 先帝察其無他隨加收錄荐陟清
顯繆膺軍旅之寄猥承巡撫之令後值寧藩肇變
臣時適嬰禍鋒義當死難不量勢力與之掎角賴
朝廷威靈幸無覆敗既而讒言朋興幾陷不測臣
之心事未及自明 先帝登遐無階控籲乃幸天
啓 神聖 陛下龍飛開臣於覆盆之下而照之
以日月憫惻慰勞至勤 詔旨憐其烏鳥之情使
得歸省推 大孝之仁優之以存問超歷常資授

以留都本兵之任懇疏辭免 慰旨益勤在昔名臣碩輔鮮有獲是於其君者而况於臣之卑鄙淺劣亦將何以堪此乎今又加以封爵之崇臣懼功微賞重無其實而冒其名憂禍敗之將及也夫人主於嘖笑之微不以假於匪人而况爵賞之重乎人臣之事君也先其事而後其食食且不可而况於封爵乎且臣之所以不敢受爵其說有四然亦不敢不為 陛下一陳其實矣寧藩不軌之謀積之十數年矣持滿應機而發不旬月而敗此非人力所及也上天之意厭亂思治將啓 陛下之神聖以中興太平之業故蹶其謀而奪之魄斯固上天之為之也而臣欲冒之是叨天之功矣其不敢受者一也先寧藩之未變 朝廷固已陰覺其謀故改臣以提督之任假臣以便宜之權使據上游以制其勢故臣雖倉卒遇難而得以從宜調兵與之從事當時帷幄謀議之臣則有若大學士楊廷和等該部調度之臣則有若尚書王瓊等是皆有先事禦備之謀所謂發縱指示之功也今諸臣未

力所及也上天之意厭亂思治將啓 陛下之神聖以中興太平之業故蹶其謀而奪之魄斯固上天之為之也而臣欲冒之是叨天之功矣其不敢受者一也先寧藩之未變 朝廷固已陰覺其謀故改臣以提督之任假臣以便宜之權使據上游以制其勢故臣雖倉卒遇難而得以從宜調兵與之從事當時帷幄謀議之臣則有若大學士楊廷和等該部調度之臣則有若尚書王瓊等是皆有先事禦備之謀所謂發縱指示之功也今諸臣未

金華書卷十三
八 另錄五奏助
四四
蒙顯褒而臣獨冒膺重賞是掩人之善矣其不敢受者二也變之初起勢焰焜熾人心疑懼退沮當時首從義師自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諸人之外又有知府陳槐曾璵胡堯元等知縣劉源清馬津傅南喬李美李楫及楊材王冕顧必劉守緒王軾等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脩鄒守益御史張鰲山伍希儒謝源等諸人臣今不能悉數其間或摧鋒陷陣或遮邀伏擊或贊畫謀議監錄經紀雖其平日人品或有清濁高下然就茲一事而言固亦

咸有捐軀効死之忠戮力勤王之績所謂同功一體者也今賞當其功者固已有之然施不酬勞之人尚多也其帳下之士若聽選官雷濟已故義官蕭禹致仕縣丞龍光指揮高睿千戶王佐等或詐為兵檄以撓其進止壞其事機或偽書反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黨與陰謀秘計蓋有諸將士所不與知而辛苦艱難亦有諸部領所未嘗歷者臣於捷奏本內既不敢瑣瑣煩瀆今聞紀功文冊復為改造者多所刪削其餘或力戰而死於鋒鏑或犯難

而委於溝渠陳力効能者尤不可以枚舉是皆一時號召之人臣於顛沛搶攘之際今已多不能記憶其姓名籍貫復有舉人冀元亨者為臣勸說寧濠反為奸黨構陷竟死獄中以忠受禍為賊報讎抱寃齎恨實由於臣雖盡削臣職移報元亨亦無以贖此痛此尤傷心慘目負之於冥冥之中者夫倡義調兵雖起於臣然猶有先事者為之指措而戮力成功必賴於衆則非臣一人之所能獨濟也乃今諸將士之賞尚多未稱而臣獨蒙冒重爵是

襲下之能矣其不敢受者三也夫周公之功大矣亦臣子之分所當為况區區犬馬之微勞又皆偶逢機會幸而集事者奚足以為功乎臣世受國恩虀身粉骨亦無以報繆當提督重任承乏戎行苟免鰥曠况又超擢本兵既已叨冒踰分且臣近年以來憂病相仍神昏志散目眩耳聾無復可用於世兼之親族顛危命在朝夕又不度德量分自知止足乃冒昧貪進據非其有是忘已之耻矣其不敢受者四也夫殃莫大於叨天之功罪莫甚於

掩人之善惡莫深於襲下之能辱莫重於忘已之耻四者備而禍全故臣之不敢受爵非敢以辭榮也避禍焉爾已伏願 陛下鑒臣之辭出於誠懇收還 成命容臣以今職終養老親苟全餘喘於林下以所以濫施於臣者普於衆以明賞罰之典以彰大小之功以慰不均之望以勵將來効忠赴義之臣臣死且不朽矣不勝受 恩感激懇切願望之至緣係辭免封爵普 恩賞以彰國典事理謹具本題

再辭封爵普 恩賞以彰國典疏

嘉靖元年

臣於正德十六年十二月節准兵部吏部咨節該題奉 聖旨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靜各該官員功績顯著你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照舊叅贊機務欽此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叅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欽此臣聞命驚惶竊懼功微賞重禍敗將

及已經具本辭免去後隨於嘉靖元年七月十九日准吏部咨該臣奏前事節奉 聖旨論功行賞古今令典詩書所載具可考見卿倡義督兵勦除大患盡忠報國勞績可嘉特加封爵以昭公義宜勉承恩命所辭不允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以積惡深重禍延先人臣方斃然瘠疲僅未殞絕聞命悸慄魂魄散亂已而伏塊沉思臣以微勞冒膺重賞所謂叨天之功掩人之善襲下之能忘已之耻者臣於前奏已具陳之矣然而 聖旨殷優獨

加於臣餘皆未蒙採錄者豈以江西之功果臣一人之所能獨辦乎 朝廷爵賞本以公於天下而臣以一身掠衆美而獨承之是臣擁闕 朝廷之大澤而使天下有不均之望也罪不滋重已乎夫廟堂之賞 朝廷之議也臣不敢僭及至於臣所相與協力同事之人則有不得不為一申白者古者賞不踰時欲人速得為善之報也今効忠赴義之士延頸而待已三年矣此而更不一言事日已遠而意日已衰誰復有為之論列者故臣輒敢割

痛忍哀冒斧鉞而控籲氣息奄奄之中忽不自覺其言之躁妄亦其事有所感於昔而情有所激於其中也竊惟宸濠之變實起倉卒其氣勢張皇積威凌劫雖在數千里外無不震駭失措而况江西諸郡縣近切剝牀觸目皆賊兵隨處有賊黨當此之時臣以逆旅孤身舉事其間雖仰仗 威靈以號召遠近然而未受巡撫之 命則各官非統屬也未奉討賊之 旨其事乃義倡也若使其時郡縣各官果懷畏死偷生之心但以未有成命各保

土地為辭則臣亦可何如哉然而聞臣之調即皆感激奮勵或提兵而至或挺身而來是非真有捐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孰肯甘粉齏之禍從赤族之誅蹈必死之地以希萬一難冀之功乎然則凡在與臣共事者皆有忠義之誠者也夫均秉忠義之誠以同赴 國難而功成行賞臣獨當之人將不食其餘矣此臣所為不敢受也且宸濠之變天實陰奪其魄而摧敗之速是以功成之後不復以此同事諸人者為庸使其時不幸而一蹶塗

地則粉身滅族之慘亦同事諸人者自當之乎將
猶可以藉衆議之解救而除免之乎夫下之人犯
必死之難以赴義則上之人有必行之賞以報功
今臣獨崇爵而此同事諸人者乃或賞或否或不
行其賞而并削其績或賞未及播而罰已先行或
虛受陞職之名而因使退閒或冒蒙不忠之號而
隨以廢斥由此言之亦何苦捐身赴義以來此歟
歟之口而自求無實之殃乎乃不若退縮引避反
可以全身遠害安處富貴而逭於衆口之誹也夫

披堅執銳身親行伍以及期赴難而猶不免於不
忠之罰則容有托故推奸坐而觀望者又將何以
加之今不彼之議而獨此之察則已過矣昔人有
蹊田而奪牛者君子以為蹊田固有責而奪牛則
已甚今人驅牛以耕我之田既種且獲矣而追究
其耕之未盡善也復從而奪之牛無乃太遠於人
情乎方今議者或以某也素貪而鄙某也素躁而
狂故雖有功而當抑其賞雖有勞而不贖其罪噫
是亦過矣當宸濠之變撫按三司等官咸被驅縛

或死或從其餘大小之職近者就縻遠者逃潰矣
當此之時苟知有從我者皆可以為忠義之士尚
得追論其平時邪况所謂若貪與鄙者或出於讒
嫉之口而未皆真邪若居常處易選擇而使猶不
免於失人况一時烏合之衆而顧以此槩之其責
於人終無已乎夫考素行別賢否以激揚士風者
考課之常典較功力信賞罰以振作士氣者軍旅
之大權故鄙猥之行平時不耻於士列而使貪使
詐軍事有所不廢也急難呼吸之際要在摧鋒克

敵而已而暇逆計其他乎當此之時雖有禦人國
門之寇苟能効其智力以協濟吾事亦將用之用
之而事果有成亦必賞之况乎均在士人之列同
有勤事之忠者乎人於平居無事扼腕抵掌而談
孰不曰我能臨大節死大難及當小小利害未必
至於死也而或有倉皇失措者有矣又况矢石之
下劔刃之間前有必死之形而後有夷滅之禍人
亦何不設以身處其地而少亮之乎夫考課之典
軍旅之政固並行而不相悖然亦不可以混而施

之今人方有可錄之功吾且遂行其賞可矣縱有
既往之愆亦得以今而贖但據其顯然可見者毋
深求其隱然不可見者賞行矣而其人之過猶未
改也則從而行其黜謫人將曰昔以功而賞今以
罪而黜功罪顯而勸懲彰矣今也將明軍旅之賞
而陰以考課之意行於其間人但見其賞未施而
罰已及功不錄而罪有加不能創奸警惡而徒以
阻忠義之氣快讒嫉之心譬之投杯醪於河水而
曰是有醪焉亦可飲而醉也非易牙之口將不能

辯之矣而求飲者之醉可得乎人臣於 國家之
難允其心之可望力之可為塗肝腦而膏髓骨皆
其職分所當然則此同事諸臣者遂敢以此自爲
之功而邀賞於其上乎顧臣與之同事同功今
賞積於臣而彼有未逮臣復抗顏直受而不以一
言是使 朝廷之上果以其功獨歸於臣而此諸
人者之績因臣之為蔽而卒無以自顯於世也且
自平難以來此同事諸人者非獨為已斥諸權奸
之所誣搆挫辱而已也群憎衆嫉惟事指摘搜羅

以為快曾未見有鳴其不平而伸其屈抑者幸而
陛下龍飛赫然開日月之光英賢輔翼廓清風而
鼓震電於是陰氣始散而魍魎潛消然而覆盆之
下尚或有未能自露者也故臣敢不避矜誇僭妄
之戮而輒為諸臣者一訴其艱難抑鬱之情昔漢
臣趙充國破羌而歸人有訪之謙讓功能者充國
曰吾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
兵政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為主
上明言其利害率使誰當復言之者率以實對夫

人之忠於國也殺身夷族有不避而乃避其自矜
功伐之嫌乎臣始遇變於豐城也蓋舉事於倉卒
茫昧之中其時豈能逆睹其功之必就謂有今日
爵賞之榮而為哉徒以事關宗社是以不計成
敗利鈍捐身家棄九族但以輸忠憤而死節是臣
之初心也至於號告三軍則雖激之以忠義而實
歆之以爵祿延世之榮勵之以名節而復動之以
恩賞絢耀之美是非敢以虛言誘之也以為功而
克成則此爵祿恩賞亦有國之常典理所必有也

今臣受殊賞而衆有未逮是臣以虛言罔誘其下
竭衆人之死而共成之掩衆人之美而獨取之見
利忘信始之以忠信終之以貪鄙外以欺其下而
內失其初心亦何顏面以視其人乎故臣之不敢
獨當殊賞者非不知封爵之為榮也所謂有重於
封爵者故不為苟得耳伏願 陛下鑒臣之言不
以為誇也而因以察諸臣之隱允臣之辭不以為
偽也而因以普諸臣之施果以其賞在所薄與則
臣亦不得而獨厚果以其賞或可厚與則諸臣亦

不得而遂薄也江西同事諸臣臣於前奏亦已畧
舉且該部具有成冊可查不敢復有所塵瀆臣在
衰絰憂苦之中非可有言之日事不容已而有是
舉不勝受 恩感激含哀冒死戰慄惶懼懇切祈
禱之至

王文成公全書卷十三終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四

別錄

奏疏

辭免重任乞

恩養病疏

嘉靖六年六月

臣自正德十四年江西事平之後身罹讒構危疑
洶洶不保朝夕幸遇 聖上龍飛天開日朗鑒臣
蝼蟻之忠 下詔褒揚洗滌出臣於覆盆之下進
官對爵 召還京師因乞便道歸省隨蒙賜 勅
遣官獎勞慰諭錫以銀幣犒以羊酒臣感激 天
恩雖粉骨碎身云何能報不幸遭繼父喪未獲赴

關陳誠服滿之後又連年病卧喘息奄奄苟避形迹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迄今六年於此矣尚未能一覩 天顏稽首 闕廷之下臣實瞻戴戀慕晝夜熱中若身在芒刺邇者曾蒙謝 恩之召臣之至願惟不能即時就道顧迺病卧呻吟徒北望感泣神魂飛馳而已今年六月初六日兵部差官齎文前到臣家內開奏奉欽依以兩廣未靖命臣總制軍務督同都御史姚鎮等勘處者臣聞 命驚惶莫知攸措伏自思惟臣於 君命之召當不

俟駕而行矧茲軍旅何敢言辭顧臣病患久積潮熱痰嗽日甚月深每一發咳必至頓絕久始漸甦乃者謝 恩之行輕舟安卧尚未敢強又况兵甲驅勞豈復堪任夫委身以圖報臣之本心也若冒病輕出至於債事死無及矣臣又伏思兩廣之役起於上官讐殺比之寇賊之攻劫郡縣荼毒生靈者勢尚差緩若處置得宜事亦可集姚鎮平日素稱老成慎重一時利鈍前却斯亦兵家之常要在責成難拘速效御史石金據事論奏是蓋忠於

全書卷之十四 別錄六 奏疏
陛下將為 國家弘仁覆久遠之圖所以激勵鎮
等使之集謀決策收之桑榆也臣本書生不習軍
旅往歲江西之役皆偶會機宜幸而成事臣之才
識自視未及姚鎮且近年以來又已多病况茲用
兵舉事鎮等必嘗深思熟慮得其始末條貫中事
少沮輒以臣之庸劣參與其間行事之際所見或
有同異鎮等益難展布夫軍旅之任在號令嚴一
賞罰信果而已慎擇主帥授鉞分相當聽其所為
臣以為兩廣今日之事宜專責鎮等隆其委任重

其威權畧其小過假以歲月而要其成功至於終
無底績然後別選才能兼於民情土俗素相諳悉
如南京工部尚書胡世寧刑部尚書李承勛者往
代其任夫 朝廷用人不貴其有過人之才而貴
其有事君之忠苟無事君之忠而徒有過人之才
則其所謂才者僅足以濟其一己之功利全軀保
妻子而已耳如臣之迂疏多病徒持文墨議論未
必能濟實用者誠宜哀其不逮容令養疾田野俟
病痊之後不終棄廢或可量置閑散之地使自得

效其涓埃則 朝廷於任賢御將之體因物曲成
之仁道並行而不相背矣臣不敢苟冒任使以欺
國事不勝感 恩激義懇切祈望之至

赴任謝

恩遂陳膚見疏

六年十二
月初一日

臣於病廢之餘特蒙 恩旨起用授以兩廣軍旅
重寄臣自惟朽才病質深懼不任驅使以誤 國
事具本辭免過蒙 聖旨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
今兩廣多事方籍卿威望撫定地方用紓朕南顧
之懷姚鎮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

度軍馬撫勦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
朕望還差官鋪馬裹費文前去敦趣赴任行事該
部知道欽此欽遵兵部移咨到臣捧讀感泣莫知
攸措伏念世受 國恩粉骨齏骸亦無能報又况
遭逢 明聖溫旨勤拳若是何能復顧其他已於
九月初八日扶病起程沿途就醫服藥調理晝夜
前進柰秋暑早溼舟行甚難至十一月二十日始
抵梧州思恩田州之事尚未及會同各官查審區
處然臣沿途涉歷訪諸士夫之論詢諸行旅之口

頗有所聞不敢不為 陛下一言其畧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致彼若是者則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蓋兩廣軍門專為諸徭獍及諸流賊而設 朝廷付之軍馬錢糧事權亦已不為不專且重若使振其軍威自足以制服諸蠻然而因循怠弛軍政日壞上無可任之將下無可用之兵一有驚急必須倚調土官狼兵若猛之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其桀驁今夫父兄之於子弟苟役使頻勞亦且不能無

倦况於此輩夷獍之性歲歲調發奔走道途不得顧其家室其能以無倦且怨乎及事之平則又功歸於上而彼無所與兼有不才有司因而需索引誘與之為姦其能以無怒且慢乎既倦且怨又怒以慢始而徵發愆期既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劫之以勢而威益褻籠之以詐而術愈窮由是諭之而益梗撫之而益疑遂至於有今日加以叛逆之罪而欲征之夫即其已暴之惡征之誠亦非過然所以致彼若是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且

當反思其咎姑務自責自勵修我軍政布我威德
撫我人民使內治外攘而我有餘力則近悅遠懷
而彼將自服顧不復自反而一意憤怒之夫所可
憤怒者不過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而已其下
萬餘之衆固皆無罪之人也今岑猛父子及其黨
惡數人既云誅戮已足暴揚所遺二酋原非有名
惡目自可寬宥者也又不勝二酋之憤遂不顧萬
餘之命竭兩省之財動三省之兵使民男不得耕
女不得織數千里內騷然塗炭者兩年于茲然而

二酋之憤至今尚未能雪也徒爾兵連禍結徵發
益多財饋益殫民困益深無罪之民死者十已六
七山徭海賊乘釁搖動窮迫必死之寇既從而煽
誘之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何
啻十百於二酋者之為患其事已兆而變已形顧
猶不此之慮而汲汲於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
今當事者之於是役其悴心焦思亦可謂勤且至
矣特發於憤激而徃為其難是以勞而未效夫二
酋者之沮兵拒險亦不過畏罪逃死苟為自全之

計非如四方流劫之賊攻城堡掠鄉村虜財物殺良民日為百姓之患人人欲得而誅之者今驅困憊之民使裹糧荷戈以征不為民患素無讐怨之虜此人心之所以不奮而事之所以難濟也又今狼達土漢官兵亦不下數萬與萬餘畏罪逋誅之虜相持已三月有餘而未能一決者蓋以我兵發機太早而四面防守太密是乃投之無所往而示之以必不活益使彼先慮預備并心協力堅其必死之志以抗我師就使我師將勇卒奮決能取勝

亦必多殺士衆非全軍之道又况人無戰志而徒欲合圍待斃坐收成功此我兵之所以雖衆而勢日以懈賊雖寡而日志以合備日密而氣日以銳者也夫當事者之意固無非欲計出萬全然以用兵而言亦已失之巧遲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臣愚以為且宜釋此二酋者之罪開其自新之路而彼猶頑梗自如然後從而殺之我亦可以無憾苟可曲全則且姑務息兵罷餉以休養瘡痍之民以絕覬覦之姦以弭不測之變迨於區處既

定德威既洽蠻夷悅服之後此二酋者遂能改惡自新則我亦豈必固求其罪若其尚不知悛執而殺之不過一獄吏之事何至兵甲之煩哉或者以為征之不克而遽釋之則紀綱疑於不振臣竊以為不然夫天子於天下之民物如天覆地載無不欲愛養而生全之寧有撮爾小醜乃與之爭憤求勝而謂之振紀綱者惟後世貪暴諸侯強凌弱衆吞寡則必務於求勝而後已斯固五霸之罪人也昔苗頑不即工舜使禹益祖征三旬苗民逆命

禹乃班師振旅夫以三聖人者為之君帥以征一頑苗謂宜終朝而克捷顧歷三旬之久而復至於班師以歸自今言之其不振甚矣然終致有苗之格而萬世稱聖古之所謂振紀綱者固若是耳臣以匪才繆膺重命得總制四省軍務以從事於偏隅之小醜非不知乘此機會可以僥倖成功苟免於怯懦退避然此必多調軍兵多傷士卒多殺無罪多費糧餉又不足以振揚威武信服諸夷僅能取快於二酋之憤而忘其遺患於兩省之民但

知微功於目前而不知投艱於日後此人臣喜事者之利非 國家之福生民之庇臣所不悉也臣又聞兩廣主計之吏謂自用兵以來所費銀兩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庫藏所遺不滿五萬之數矣所食糧米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倉廩所存不滿一萬之數矣由是言之尚可用兵不息而不思所以善後之圖乎臣又聞諸兩省士民之言皆謂流官之設亦徒有虛名而反受實禍詰其所以皆云思恩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之

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防土人之反覆即此一事利害可知且思恩自設流官以來十八九年之間反者五六起前後征勦曾無休息不知調集軍兵若干費用糧餉若干殺傷良民若干 朝廷曾不能得其分寸之益而反為之憂勞徵發浚良民之膏血而塗諸無用之地此流官之無益亦斷然可睹矣但論者皆以為既設流官而復去之則有更改之嫌恐啓人言而招物議是以寧使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為 朝

廷一言寧負 朝廷而不敢犯衆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於國而庇於民死且為之矣而何人言物議之足計乎臣始至地方雖未能周知備歷然形勢大畧亦可槩見田州切鄰交趾其間深山絕谷皆猺獞之所盤據動以千百必須仍存土官則可藉其兵力以為中土屏蔽若盡殺其人改土為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非久安之計後必有悔思恩田州處置事宜俟事平之日遵照 勅旨公同各官另行議奏但臣既有所聞

見不敢不先為 陛下一言使 朝廷之上早有定處臣等得一意奉行不致徃復查議失誤事機可以速安反側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臣不勝受恩感激竭忠願效之至

辭巡撫兼任舉能自代疏

七年正月
初二日

嘉靖六年十二月初二日准本院咨節該吏部題奉 聖旨王守仁暫令兼理巡撫兩廣等處地方寫勅與他欽此欽遵外臣聞 命之餘愈增惶懼竊念臣以迂踈多病之軀繆承總制四省軍務之

命既已有不勝其任之憂矣方爾晝夜驅馳圖其所以仰副朝廷之重委者而尚未知所措今又加以巡撫之責豈其所能堪乎况兩廣地方比於他處尤繁且難蠻夷犄犄之巢穴處處而是攻劫搶擄之警報日日而有近年以來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郡縣之凋敝日甚小民之困苦益深巡撫之任非得才力精強者重其事權漸其官階而久其職任殆未可求效於歲月之間也蓋非重其事權則不可以漸其官階非漸其官階則不可以

久其職任非久其職任則凡所舉動多苟且目前之計而不為日後久長之謀邀一時之虛名而或遺百年之實禍膏澤未洽於下而小民無愛戴感戀之誠德威未敷於遠而蠻夷無信服歸向之志此巡撫兩廣之任雖才能相繼而治效之所以未究也切見致仕副都御史伍文定質性勇果識見明達往歲寧藩之變嘗從臣起兵討逆臣備知其能今年力未衰置之閑散誠有可惜若起而用之以為巡撫其於經畧之方撫綏之術必能不負所

委及照刑部左侍郎梁材新陞南贛副都御史汪
鉞亦皆才能素著抑且舊在兩廣備諳土俗民情
皆足以堪斯任乞 勅吏部於三人之中選擇而
使之臣之駑劣多病俾得專意思田之役幸而了
事容令照舊回還原籍調理非獨巡撫得人地方
有所倚賴而臣之不肖亦苟免於覆餗之謀矣

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

七年二月
十三日

嘉靖七年正月二十七日據廣西田州府目民盧
蘇陸豹黃筓胡喜邢相盧保羅黃王陳羅寬戴慶

等連名具狀為悔罪投降陳情乞 恩事投稱先
因本府土官岑猛與泗城州屢年互相讐殺獲罪
上司於嘉靖五年六月內致蒙奏請官兵征勦臨
境岑猛自思原無反叛情由意得招撫先自同道
士錢一真及親信家人逃躲歸順州界蘇等俱各
畏避四散逃入山林止有各處寄住客戶千餘躲
避不及冒犯官軍俱蒙殺勦目民人等俱不敢抵
抗官軍惟有陸綬不曾遠避當被擒斬其餘韋好
羅河等俱蒙官軍陸續搜山殺死薦於當年九月

內歸順土官岑璋書報岑猛見在該州前月已將
道士錢一真功次假作岑猛解報軍門爾可作急
平定地方來迎爾主蘇等聽信遣人節送衣服檳
榔等件岑璋一一收受言說岑猛不可輕易見人
官府得知累我續於十月內岑猛又差人促令邀
同王受招復鄉村因見府治空虛乘便入城休息
又遣迎岑猛岑璋回說爾今地方未定姑候來春
我當發兵三十餘營送爾主來且替爾防守蘇等
因此逃命屯聚以候岑猛並無叛心嘉靖六年正

月有人傳說岑猛於天泉嶺內急病身死屍骨被
岑璋燒燬金銀盡被收獲隨遣人去歸順探問又
被岑璋殺死蘇等痛悔無由竊思官男岑邦彥先
已齊村病故今聞岑猛又死無主可靠欲出投訴
切見四方軍馬充斥聲言務要盡勦又恐飛虫附
火必損其身又蒙上司陰使王受圖殺盧蘇又使
盧蘇圖殺王受反覆難信投降無路日切苦痛今
幸 朝廷寬赦 欽命總制天星體天行道蒞臨
在此神鬼信服蘇等方敢捨命求生率領闔府目

全書卷十四 另錄六奏
三
民男子大小人等共計四萬餘名口盡數投降伏乞憫念生靈革命赦死立功以贖前罪哀乞憐憫岑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脉俯順夷情辦納糧差實為萬幸等情并據思恩府頭目王受盧蘇黃容盧平韋文明侶馬黃留黃石陸宗覃鑑潘成等亦連名具狀告同前事投稱本府原係土官自改立流官開圖立里土俗不便索緣小人冥頑不諳漢法屢次攘亂不定受等同辭懇乞上司仍立目甲不意反致官府嗔恚近又蒙官兵征勦田州要

將受等一槩誅滅必要窮追逐捕只得逃遯山林兼以八寨蠻子原以剽掠為生乘機假受姓名每每攻圖城邑劫虜鄉村虛名受禍受等即欲挺身投訴見得四方軍馬把截兼聞陰使盧蘇圖殺王受又使王受圖殺盧蘇反覆難信以此連年抱苦控訴無由且受等頗知利害豈敢自速滅亡今幸朝廷寬 恩命總制天星按臨在此神鬼信服受等方敢率領所部目民男女大小人等共計三萬餘名口捨命投降伏乞詳情赦死以全革命更望

全書卷十四
別錄六奏疏
十四
俯順夷情仍復日甲使得辦納糧差實為萬幸等
因各投訴到臣據此照得先於嘉靖六年七月初
七日為地方事節奉 勅諭先該廣西田州地方
逆賊岑猛為亂已令提督兩廣等官都御史姚鏌
等督兵進勦隨該各官奏稱岑猛父子悉已擒斬
巢穴蕩平捷音上聞已經降 勅獎勵論功行賞
續該各官復奏惡目盧蘇倡亂復叛王受攻陷思
恩及節據石金所奏前項地方盧蘇王受結為死
黨互相依倚禍孽日深將來不可收拾又奏稱先

後撫臣舉措失當姚鏌等攘夷無策輕信寡謀圖
田州已不可得并思恩胥復失之要得通行查究
追奪兵部議奏以各官先後所論事宜意見不同
且兵連兩廣調遣事干鄰境地方必得重臣前去
總制督同議處方得停當今特命爾提督兩廣及
江西湖廣等處地方軍務星馳前去彼處即查前
項夷情田州因何復叛思恩因何失守督同姚鏌
等斟酌事勢將各夷叛亂未形者可撫則撫反形
已露者當勦即勦一應主客官軍從宜調遣主副

全書卷十四
別錄六奏疏
十五
將官及三司等官悉聽節制公同計議應設土官
流官何者經久利便并先今撫鎮等官有功有過
分別大小輕重明白奏聞區處事體十分重大者
具奏定奪朕以爾勲蹟久著才望素隆特茲簡任
爾務以體國為心聞命就道竭忠盡力大展謀猷
俾夷患殄除地方安靖以紓朕西南之憂仍須深
慮却顧事出萬全一勞永逸以為廣人久遠之休
毋得循例辭避以孤衆望欽此欽遵隨於九月內
節該兵部咨為辭免重任乞 恩養病事臣奏奉

聖旨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多事方藉卿
威望撫定地方用紓朕南顧之懷姚鎮已致仕了
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勦賊寇安
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朕望還差官鋪馬裹
齋文前去敦趣赴任行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當
即啟行至十一月二十一日抵梧州蒞任十二月
內續准兵部咨為地方大計緊急用人事該禮部
右侍郎方獻夫奏節奉 聖旨方獻夫所奏關係
地方大計鄭潤朱麟與姚鎮事同一體姚鎮已着

致仕鄭潤等因賊情未寧暫且留用今既這等說
鄭潤取回代替的朕自簡用朱麟應否去留着兵
部會議并堪任更代的推舉相應官兩員來看田
州應否設都御史在彼住劄還着王守仁議處具
奏定奪欽此備咨前來知會俱經欽遵外本月初
五日進至平南縣地方與都御史姚鎮交代二十
二等日太監鄭潤總兵官朱麟陸續各回梧州廣
州等處聽候新任總兵太監交代去訖當臣公同
巡按紀功御史石金右布政林富叅政汪必東鄒

輓副使祝品林大輅僉事汪溱張邦信申惠吳天
挺叅將李璋沈希儀張經及舊任副總兵今閑任
都指揮同知張祐并各見在軍前用事等官會議
得思恩田州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
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即
今地方已知破壞之舟漂泊於顛風巨浪中覆溺
之患洶洶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若必欲窮
兵雪憤以收前功未論其不克縱復克之亦有十
患何者今 皇上方推至孝以治天下惻怛之仁

全書卷十四
別錄之五
十七
覆被海宇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猶慮有所虧枉親臨斷決况茲數萬無辜之赤子而必欲窮搜極捕使之噍類不遺傷伐天地之和虧損好生之德其患一也屯兵十萬日費千金自始事以來所費銀米各已數十餘萬前歲之冬二酋復亂至今且餘二年未嘗與賊交一矢接一戰而其費已若此今若復欲進兵以近計之亦須數月省約其費亦須銀米各十餘萬計今梧州倉庫所餘銀不滿五萬米不滿一萬矣兵連不息而財匱

糧絕其患二也調集之兵遠近數萬屯戍日久人懷歸思兼之水土不服而前歲之疫死者一二萬人衆情憂惑目頃以來疾病死者不可以數無日無之潰散逃亡追捕斬殺而不能禁其未見敵而已若此今復驅之鋒鏑之下必有土崩瓦解之勢其患三也用兵以來兩省之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已餘二年衣食之道日窮老稚轉乎溝壑今春若復進兵又將廢一年之耕百姓饑寒切身群起而為盜不逞之徒因而號召之其禍殆有甚於思

田之亂者其患四也論者皆以不誅二酋則無以威服土官是殆不然今所賴以誅二酋者乃皆土官之兵而在我曾無一旅可恃之卒又不能宣布主上威德明示賞罰而徒以市井狙獍之謀相欺相誘計窮詐見益為彼所輕侮每一調發旗牌之官十餘往反而彼猶驚然不出反挾此以肆其貪求縱其吞噬我方有賴於彼縱之而不敢問彼亦知我之不能彼禁也益狂誕而無所忌岑猛之僭妄亦由此等積漸成之是欲誅一二逃死之遺孽

而養成十數岑猛其患五也兩廣盜賊猥獍之巢穴動以數千百計軍衛有司營堡關隘之兵時嘗召募增補然且不敷今復盡取而聚之思田之一隅山徭海寇乘間竊發遂至無可捍禦近益窺我空虛出掠愈頻為患愈肆今若復聞進兵彼知事未易息遠近相煽盜起我兵勢難中輟救之不能棄之不可其為慘毒可憂尤有甚於饑寒之民其患六也軍旅一動饋運之夫騎征之馬各以千計每夫一名顧直一兩馬一匹四兩馬之死者則又

追償其主之直是皆取辦於南寧諸屬縣百姓連
年兵疲困苦已極而復重之以此其不亡而為盜
者則亦溝中之瘠矣其患七也兩省土官於岑猛
之滅已各懷唇齒之疑其各州土目於蘇受之討
又皆有狐兔之憾是以遲疑觀望莫肯効力所憑
恃者獨湖兵耳然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間
固多借債而來兵回之日死者之家例有償命銀
兩總其所費亦以萬數今茲復調踣頓道途不得
顧其家室亦已三年勞苦怨鬱潛逃而歸者相望

於道誅之不能止因一隅之小憤而重失三省土
人之心其間伏憂隱禍殆難盡言其患八也田州
外捍交趾內屏各郡其間深山絕谷又皆猺獞之
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異時雖欲改土設流亦已
無民可守非獨自撤藩籬勢有不可抑亦藉膏腴
之田以資猺獞而為邊夷拓土開疆其患九也既
以兵克必以兵守歲歲調發勞費無已秦時勝廣
之亂實興於閩左之戍且一夫制馭變亂隨生反
覆相尋禍將焉極其患十也故為今日之舉莫善

於罷兵而行撫撫之有十善活數萬無辜之死命以明昭 皇上好生之仁同符虞舜有苗之征使遠夷荒服無不感恩懷德培 國家元氣以貽燕翼之謀其善一也息財省費得節縮贏餘以備他虞百姓無推脂刻髓之苦其善二也久戍之兵得遂其思歸之願而免於疾病死亡脫鋒鏑之慘無土崩瓦解之患其善三也又得及時耕種不費農作雖在困窮之際然皆獲顧其家室亦各漸有回生之望不致轉徙自棄而為盜其善四也罷散土

官之兵各歸守其境土使知 朝廷自有神武不殺之威而無所恃賴於彼陰消其桀驁之氣而沮懾其僭妄之心反側之姦自息其善五也遠近之兵各歸舊守窮邊沿海咸得修復其備禦盜賊有所憚而不敢肆城廓鄉村免於驚擾劫掠無虛內事外顧此失彼之患其善六也息饋運之勞省夫馬之役貧民解於倒懸得以稍稍甦復起呻吟於溝壑之中其善七也土民釋兔死狐悲之憾土官無唇亡齒寒之危湖兵遂全師早歸之願莫不安

心定志涵育深仁而感慕德化其善入也思田遺
民得還舊土招集散亡復其家室因其土俗仍置
酋長彼將各保其境土而人自為守內制徭徭外
防邊夷中土得以安枕無事其善九也土民既皆
誠心悅服不須復以兵守省調發之費歲以數千
官軍免踣頓道途之苦居民無往來騷屑之患商
旅通行農安其業近悅遠來 德威覃被其善十
也夫進兵行勦之患既如彼罷兵行撫之善復如
此然而當事之人乃猶徃徃利於進兵者其間又

有二幸四毀焉下之人幸有數級之獲以要將來
之賞上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蓋日前之愆是謂
二幸始謀請兵而終鮮成效則有輕舉妄動之毀
頓兵竭餉而得不償失則有浪費財力之毀聚數
萬之衆而竟無一戰之克則有退縮畏避之毀循
土夷之情而拂士夫之議則有形迹嫌疑之毀是
謂四毀二幸蔽於其中而四毀惕於其外是以寧
犯十患而不顧棄十善而不為夫人臣之事君也
殺其身而苟利於國滅其族而有裨於上皆甘心

焉豈以僥倖之私毀譽之末而足以撓亂其志者
今日之撫利害較然事在必行斷無可疑者矣於
是衆皆以為然二十六日臣至南寧府乃下令盡
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有
餘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即歸仍使分留南寧
賓州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盧蘇王受等聞臣奉
命前來查勘始知 朝廷亦無必殺之意皆有投
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太監
總兵等官復皆相繼 召還至是又見防守之兵

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十餘
人於正月初七日先付軍門訴告願得掃境投生
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 朝廷之意正恐爾等
有所虧枉故特遣大臣前來查勘爾等更生之
路爾等果能誠心投順決當貸爾之死因復開陳
朝廷威德備寫紙牌使各持歸省諭盧蘇王受等
大意以為岑猛父子縱無叛逆之謀即其克殘酷
暴慢上虐下自有可誅之罪今其父子黨與俱已
伏其辜爾等原非有名惡目本無大罪至於部下

數萬之衆尤為無辜今因爾等阻兵負險致令數萬無辜之民破家失業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奔逃困苦已將兩年又上煩 朝廷興師命將勞擾三省之民爾等之罪固已日深但念爾等所以阻兵負險者亦無他意不過畏罪逃死苟為自全之計其情亦有可憫方今 聖上推至孝之仁以子愛黎元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尚恐或有虧枉 親臨斷決何況爾等數萬之命豈肯輕意勦殺故今特遣大臣前來查勘開爾更生之路非

獨救此數萬無辜之民亦使爾等得以改惡從善捨死投生牌至爾等部下兵夫即可解散各歸復業安生爾等即時出來投到決當宥爾之死全爾身家若遲疑觀望則天討遂行後悔無及限爾二十日內爾若不至是 朝廷必欲開爾生路而爾必欲自求死路進兵殺爾亦可以無憾矣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當即撤守備具衣糧盡率其衆掃境來歸本月二十六日俱至南寧府城下分屯為四營明日蘇受等皆囚首自縛各與

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投見號哀控訴各具投狀告稱前情乞免一死願得竭力報効臣等看得蘇受等所訴情節亦與臣等前後所聞所訪大畧相同其間雖有飾說亦多真情良可哀憫因復照前牌諭所稱諭以 朝廷恩德以為 朝廷既已赦爾等之死許爾投降寧肯誘爾至此又復殺爾虧失信義爾之一死決當宥爾矣爾可勿復憂疑但爾蘇受二人擁衆負險雖由畏死然此一方為爾之故騷擾二年有餘至上煩 九重之慮下疲三

省之民若不畧示責罰亦何以舒泄軍民之憤於是下盧蘇王受於軍門各杖之一百衆皆合辭叩首為之請命乃解其縛諭以今日宥爾一死者是朝廷天地好生之仁杖爾一百者乃我等人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首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定餘衆皆莫不感泣歡呼皆謂 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及據狀未告乞憐憫岑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脉俯順夷情辦納糧差一節自臣奉 命而來沿途詢諸商賈行旅訪諸士夫軍

民莫不以為宜從夷俗仍立土官庶可永久無變
不然反覆之患終恐不免及臣至此又公同大小
各官審度事勢屢經酌量議處亦皆以為治夷之
道宜順其情臣於先次謝恩本內已經畧具奏
聞至是因其控告哀切當即遵照勅諭便宜事
理許以其情奏請且諭以朝廷之意無非欲生
全爾等爾等但要誠心向化改惡從善竭忠報
國勿慮朝廷不能順爾之情於是又皆感泣歡
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且

乞即願殺賊立功以贖前罪臣因諭以朝廷之
意惟願生全爾等今爾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
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家業破蕩且宜速歸完爾
家室及時耕種修復生理至於各處盜賊軍門自
有區處不須爾等勦除待爾家事稍定徐當調發
爾等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
之恩我等誓以死報臣於是遂委右布政林富舊
任總兵官張祐分投省諭安插其衆俱於二月初
八日督令各歸復業去訖地方之事幸遂平定皆

皇上至孝達順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殺之威震
懾鬼神風行於廟堂之上而草偃於百蠻之表是
以班師不待七旬而頑夷即爾來格不折一矢不
戮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綏之斯來動之
斯和者也臣以蹇劣繆承任使仰賴 鴻休得免
罪責快觀 盛明豈勝慶幸除將設立土官及地
方一應經久事宜遵照 勅旨公同各官再行議
處另行具奏外緣係奏報平復地方事理為此具
本專差冠帶舍人王洪親齎謹具題 知

地方緊急用人疏

七年二月十五日

先該禮部右侍郎方獻夫奏前事節奉 聖旨田
州應否設都御史在彼住劄還着王守仁議處具
奏定奪欽此兵部備咨前來知會除欽遵外隨於
今年正月二十七日該思恩田州二府土目盧蘇
王受等各率衆數萬目縛歸降該臣遵照 勅諭
事理悉已撫定當遣廣西右布政林富舊任副總
兵張祐分投督領各夷各歸原土復業安生已經
具本奏報外照得思恩田州連年兵火殺戮之餘

官府民居悉已燒燬破蕩雖部屋尋丈之廬亦遭
翻究發掘曾無完土荒村僻塢不遺片瓦尺椽傷
心慘目誠不忍見各夷近已誠心投服毀棄兵戈
賣刀買牛見已各事田作自後反側之患以臣料
之或已可免但其風景淒戚生意蕭條憂惶困苦
之餘無以自存必得老成寬厚之人撫恤綏柔之
臣等見其悲慘無聊之狀誠亦未忍一旦棄去而
不顧况思田去梧州軍門水路一月之程一時照
料有所不及近又與各官議欲於田州建立流官

府治以制御土官修復城池廨宇等項必須勞民
動衆自非素得夷情者為之經理區畫各夷彫弊
之餘豈復堪此騷屑况議設知府等官皆未曾到
一應事務莫有任其責者看得右布政林富慈祥
愷悌識達行堅素立信義見在思田地方安插各
夷合無准如方獻夫所奏將林富量改憲職仍聽
臣等節制暫於思田地方往來住劄撫循緝理其
於事理亦甚相應臣又看得思田地方原係蠻夷
徭獞之區不可治以中土禮法雖流官之設尚且

不可又况常設重臣住劄其地豈其所堪則其供饋之費送迎之勞必且重貽地方異日之擾斯亦不可不預言之者合無將本官廩給口糧一應合用之費及往來夫馬一應合用之人俱於南寧府衛取辦銀兩於庫貯軍餉內支給一不以干思田之人俟一年之後各夷生理漸復府治城廓解宇漸以完備則將林富量移別處任用而思田止存知府理治或設兵備官一員於賓州住劄或就以南寧兵備兼理不時往來撫循如此則目前既可

以得撫定綏柔之益而日後又可以免困頓煩勞之擾臣之愚見所議如此惟復別有定奪均乞

聖明裁處

地方急缺官員疏

七年二月十八日

先據廣西副總兵李璋呈前事看得柳慶地方新任叅將王繼善近因病故地方盜賊生發不可一日缺官乞暫委相應官一員前去代理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柳慶地方近因思田用兵不息猺賊乘間出掠叅將王繼善既已病故而該道守巡兵備

等官又以思田之役皆在軍門督餉督哨地方重寄委無一官之托為照叅將沈希儀雖係專設田州住劄官員然田州之事臣與各官見駐南寧自可分理本官舊在柳慶夷情土俗備能諳悉而謀勇才能足當一面求可委用無踰本官者該臣遵照欽奉 勅諭便宜事理就行暫委本官前去管理叅將行事聽候奏請外近該思恩田州土目盧蘇王受等率眾歸降該臣行委右布政林富閑任副總兵張祐分投督領各夷各歸原土復業安生

今各夷見已賣刀買牛爭事農作度其事勢將來或可以無反側之患則前項駐劄叅將似亦可以無設但今議於田州修復流官府治以控制土官則城廓解宇之役未免勞民動眾瘡痍大病之後各夷豈復堪此等臣議調腹裏安靖地方官軍打手之屬約二千名隱然有屯戍之形而實以備修建之役庶幾工可速就而又得免於起夫之擾然非統馭得人則於各夷或亦未免有所驚疑除布政林富已另行議奏外看得閑任總兵張祐才識

通敏計慮周悉將畧堪折衝之任文事兼撫綏之長今又見在思田地方安插各夷皆能得其歡心乞 勅兵部俯從臣議將張祐復其舊職暫委督令前項各兵經理修建之役仍令與布政林富更互往來於思田之間省諭安撫諸夷其合用廩給夫馬之類悉照議處林富事例於南寧府衛取辦俟一二年後各夷生理盡復府治城廓解宇悉已完備則將張祐量改他處任用而田州止存知府理治仍乞將沈希儀或就改註柳慶地方守備惟

復別有定奪均乞 聖明裁處

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

七年四月
初六日

臣聞傳說之告高宗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今天下郡縣之設乃有大小繁簡之別中土邊方之殊流官土襲之不同者豈故為是多端哉蓋亦因其廣谷大川風土之異氣人生其間剛柔緩急之異稟服食器用好惡習尚之異類是以順其情不違其俗循其故不異其宜要在使人各得其所

固亦惟以亂民而已矣臣以迂庸繆膺重命勘處
兵事於茲土節該欽奉 勅諭謂可撫則撫當勦
即勦是 陛下之心惟在於除患安民未嘗有所
意必也又節該欽奉 勅諭謂賊平之後公同議
處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便是 陛下之心
惟在於安民息亂未嘗有所意必也始者思田梗
化既舉兵而加誅矣因其悔罪來投遂復宥而釋
之固亦莫非仰體 陛下不嗜殺人之心惓惓憂
憫赤子之無辜也然而今之議者或以為流官之

設中土之制也已設流官而復去之則嫌於失中
土之制土官之設蠻夷之俗也已去土官而復設
之則嫌於從蠻夷之俗二者將不能逃於物議其
何以能建事而底績乎是皆不然夫流官設而夷
民服何苦而不設流官乎夫惟流官一設而夷民
因以騷亂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騷亂而
必於流官之設者土官去而夷民服何苦而必土
官乎夫惟土官一去而夷民因以背叛仁人君子
亦安忍寧使斯民之背叛而必於土官之去者是

皆虞目前之毀譽避日後之形迹苟為周身之慮而不為國家思久長之圖者也其亦安能仰窺陛下如天之仁固平平蕩蕩無偏無黨惟以亂民為心乎臣於思恩田州平復之後即已仰遵聖諭公同總鎮鎮巡副叅三司等官太監張賜御史石金等議應設流官土官何者經久利便不得苟有嫌疑避忌而心有不盡謀有不忠乃皆以為宜仍土官以順其情分土日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蓋蠻夷之性譬猶禽獸麋鹿必欲制以中土

之郡縣而繩之以流官之法是群麋鹿於堂室之中而欲其馴擾帖服終必觸樽俎翻几席狂跳而駭擲矣故必放之閒曠之區以順適其獷野之性今所以仍土官之舊者是順適其獷野之性也然一惟土官之為而不思有以散其黨與制其猖獗是縱麋鹿於田野之中而無有乎墻墉之限獷牙童梏之道終必長奔直竄而無以維繫之矣今所以分立土目者是墻墉之限獷牙童梏之道也然分立土目而終無連屬網維於其間是畜麋鹿於

苑囿而無守視之人以時守其墻壙禁其群觸終
將踰垣遠逝而不知踐禾稼決藩籬而莫之省矣
今所以特設流官者是守視苑囿之人也議既僉
同臣猶以為土夷之心未必盡得而窮山僻壤或
有隱情也則亦安能保其必行乎則又備歷田州
思恩之境按行其村落而輕理其城堡因而以其
所以處之之道詢諸其目長率皆以為善又以詢
諸其父老子弟又皆以為善又以詢諸其頑鈍無
耻厮役下賤之徒則又亦皆以為善然後信其可

以久行而庶或幸免於他日之戮也矣夫然後敢
具本以請亦恃 聖明在上洞見萬里而無微不
燭故臣得以信其愚忠不復有所顧忌然猶反覆
其辭而更互其說者非敢有虞於陛下不能亮臣
之愚良以今之士人率多執已見而倡臆說亦足
以搖衆心而僨成事故臣不避頰舌之騰者亦欲
因是以曉之也煩瀆 聖聽臣不勝戰慄惶懼之
至緣係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長治事理未敢
擅便為此開坐具本請 旨 計開

一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臣等議得思
田初服朝廷威德方新今雖仍設土官數年
之間決知可無反側之慮但十餘年後其衆日
聚其力日強則其志日廣亦將漸有縱肆并兼
之患故必特設流官知府以節制之其御之之
道則雖不治以中土之經界而納其歲辦租稅
之入使之知有所歸効雖不蒞以中土之等威
而操其襲授調發之權使之知有所統攝雖不
繩以中土之禮教而制其朝會貢獻之期使之

知有所尊奉雖不嚴以中土之法禁而申其寬
抑不平之鳴使之知有所赴訴因其歲時伏臘
之請慶賀參謁之來而宣其間隔之情通其上
下之義矜其不能教其不逮寓警戒於溫恤之
中消倔強於涵濡之內使之日馴月習忽不自
知其為善良之歸蓋含洪坦易以順其俗而委
曲調停以制其亂此今日知府之設所以異於
昔日之流官而為久安長治之策也臣等看得
田州故地寬衍平曠堪以建設流官衙門但其

衝射凶惡居民弗寧今擬因其城垣畧加改創
修理備立應設衙門地僻事簡官不必備環府
之田二甲皆以屬之府官府官既無民事案牘
之擾終歲可以專力於農為之闢其荒蕪備其
早潦通其溝洫丁力不足則聽其募人耕種官
給牛具種子歲收其入三分之一以廩官吏而
其餘以食佃人城之內外漸置佃人廬舍而歲
益增募招徠以充實之田州舊有商課仍許設
於河下薄取其稅以資祭祀賓旅柴薪馬夫之

給凡流官之所湏者一不以及於土夷如此則
雖草創之地而三四年後亦可以漸為富庶之
鄉若其經營之始則且湏仰給於南寧府庫逮
其城郭府治完備事體大定然後總會其土夷
之所輸公田之所入商稅之所積每歲若干而
官吏之所需者每歲若干斟酌通融立為經久
之計又必上司之制用者務從寬假無太苛削
官吏其土者得以優裕展布無局促牽制之繁
此又體悉遠臣綏柔荒服之道也至於思恩舊

已設有流官但因開圖立里繩以郡縣之法是
以其民遂亂今宜照舊仍設流官知府聽其土
目各以土俗自治而其連屬制御之道悉如臣
等前之所議庶可經久無患均乞 聖明裁處
一仍立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臣等議得岑
氏世有田州其繫戀之私恩久結於人心今岑
猛雖誅各夷無賢愚老少莫不悲愴懷思願得
復立其後故蘇受之變翕然蠶起不約而同自
官府論之則皆以為苗頑逆命之徒在各夷言

之則皆自以為嬰臼存孤之義故自兵興以揚
遠近軍民徃徃亦有哀憐其志而反不直官府
之為者况各夷告稱其先世岑伯顏者嘗欽奉
太祖高皇帝勅旨岑黃二姓五百年忠孝之家
禮部好生者他着江夏侯護送岑伯顏為田州
府土官知府職事傳授子孫代代相繼承襲欽
此欽遵其後如岑永通岑祥岑紹岑鑑岑鏞岑
溥皆嘗著征討之績有保障之功猛之暴虐騷
縱罪雖可戮而徃歲姚源之役近年劉召之勦

亦皆間關奔走勤勞在人各夷告稱官兵未進
之先猛尚遣人奉表朝賀貢獻又遣人賫本
赴京控訴官兵將進之時猛遂率衆遠避未
嘗敢有抗拒以此言之其無反叛之謀踪跡頗
明今欲仍設土官以順各夷之情而若非岑氏
之後彼亦終有未服故今日土官之立必須岑
氏子孫而後可臣等看得田州府城之外西北
一隅地形平坦堪以居民議以其地降為田州
而於舊屬四十八甲之內割其八甲以屬之聽

以其土俗自治立岑猛之子一人始授以署州
事吏目三年之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
判官六年之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為
同知九年之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為
知州使承岑氏之祀而隸之流官知府其制御
之道則悉如臣等前之所議如此則朝廷於
討猛之罪記猛之勞追錄其先世之忠俯順其
下民之望者兼得之矣昔文武之政罪人不孥
興滅繼絕而天下之民歸心遠近蠻夷見朝

廷之所以處岑氏者若此莫不曰猛肆其惡而
舉兵加誅法之正也明其非叛而不及其孥仁
之至也錄其先忠而不絕其祀德之厚也不利
其上而復與其民義之盡也矜其冥頑而曲加
生全恩之極也即此一舉而四方之土官莫不
畏威懷德心悅誠服信義昭布而蠻夷自此大
定矣此今日知州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土官
而為久安長治之策也臣等又看得岑猛之子
存者二人其長者為岑邦佐其幼者為岑邦相

邦佐自幼出繼武靖州為知州前者徒以誅猛
之故有司奏請安置於漳州然彼實無可革之
罪今日田州之立無有宜於邦佐者但武靖當
徭賊之衝而邦佐素得其民心其才足能制御
邇者武靖之民以盜賊熾熾州民無主之故往
往來告願得復還邦佐為知州以保障地方臣
等方欲為之上請如欲更一人諸夷未必肯服
莫若仍以邦佐歸之武靖而立邦相於田州用
其強立有能者於折衝捍禦之所而存其幼弱

未立者於安守宗祀之區庶為兩得其宜至於
思恩則岑濬之後已絕自不必復有土官之設
矣均乞 聖明裁處

一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臣等議得土
官知州既立若仍以各土目之兵盡屬於知州
則其勢并力衆驕恣易生數年之後必有報讐
復怨吞弱暴寡之事則土官之患猶如故也且
土目既屬於土官而操其生殺予奪之權則彼
但惟土官之是從寧復知有流官知府者則流

官知府雖欲行其控御節制之道施其綏懷撫
恤之仁亦無因而與各土目者相接矣故臣等
議以舊屬八甲割以立州之外其餘四十甲者
每三甲或二甲立以為一巡檢司而屬之流官
知府每司立土巡檢一員以土目之素為衆所
信服者為之而聽其各以土俗自治其始授以
署巡檢司事土目三年之後而地方寧靖効有
勤勞則授以冠帶六年之後而地方寧靖効有
勤勞則授以為土巡檢其糧稅之入則徑納於

流官知府而不必轉輸於州之土官以省其費
其軍馬之出亦徑調於流官知府而不必轉發
於州之土官以重其勞其官職土地各得以傳
諸子孫則人人知自愛惜而不敢輕犯法其襲
授予奪皆必經由於知府則人人知所依附而
不敢輒携貳勢分難合息朋奸濟虐之謀地小
易制絕恃衆跋扈之患如此則土官既無羽翼
爪牙之助而不敢縱肆於為惡土目各有土地
人民之保而不敢黨比以為亂此今日巡檢之

設所以異於昔日之土目而為久安長治之策
也至於思恩事體悉與田州無異亦宜割其目
甲分立以為土巡檢司聽其以土俗自治而屬
之流官知府其辦納兵糧與連屬制御之道一
如田州則流官之設既不失 朝廷之舊巡司
之立又足以散土夷之黨而土俗之治復可以
順遠人之情一舉而兩得矣均乞 聖明裁處
一田州既改流官亦宜更其府名初岑猛之將
變忽有石自田州江心浮出傾卧岸側其時民

全書卷一四
別錄
間有田石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寧之謠猛甚
惡之禁人勿言密起百餘人夜平其石旦即復
傾如是者屢屢已而果有兵變今年二月盧蘇
等既有投順歸視其石則已平矣皆共喜異傳
以為祥臣至田州親視其石聞土人之言如此
民間多取田寧二字私擬其名臣等欲乞 朝
廷遂以此意命之雖非大義所關亦足以新耳
目而定人心之一端也其該府所設官員臣等
擬於知府之外佐貳則同知或通判一員首領

則經歷知事各一員吏胥畧具而已今見在者
已有通判張華知事林光甫照磨李世亨其知
府亦已選有一員陳能然至今尚未到任臣嘗
訪詢其故咸謂陳能原奉 朝旨陞廣西布政
司右叅政管田州府事又賜之 勅旨以重其
權吏部奏有 欽依令其先赴該司到任然後
往蒞田州該司左布政嚴紘謂其既掌府事即
係屬官不得於該司到任陳能遂竟還原籍至
今亦不復來叅照嚴紘妄自尊大但知立上司

之體勢而輒敢慢視 勅旨茂廢部移固已深
為可罪陳能則褊狹使氣徒欲申一己之小憤
而遂爾委 朝命於草萊棄職任如敝屣使為
人臣者而皆若是則地方之責焉所寄託而
朝廷威令何以復行乎臣等所訪如此但未委
虛的乞將二人通行提究重加懲戒以警將來
臣觀陳能氣性悻悻若此亦非可使以綏柔新
附之民者看得廣東化州知州林寬舊任南康
通判翦緝安義諸賊甚得調理且其才識通敏

幹辦動勵臣時巡撫江西深知其有可用近因
田州改建府治脩復城垣地方無官可任已經
行文委令經理其事即若陞以該府同知而使
之久於其職其所建立必有可觀迨其累有成
績遂擢以為知府使終身其地彼亦欣然過望
必且樂為不倦為益地方決知不少矣大抵田
州之亂起於搜剔太甚今其歸附皆出誠心原
非以兵力強取而得者故不必過為振厲駕抑
急其機防反足生變但與之休養生息畧施控

全書卷十四
御其間可矣夫走狗逐兔而捕鼠以狸人之才
器各有所宜也伏乞 聖明采擇

一思恩府設立流官亦宜如田州之數其知府
一員吳期英見在但已屢有奔逃之辱難以復
臨其下然未有可去之罪且宜改用於他所姑
使之自効可矣看得柳州府同知桂鏊督餉賓
州思恩之人聞其行事頗知信向近以脩復思
恩府治委之經理其所謀猷雖未見有大過於
人然皆平實詳審不為浮飭似於思恩之人為

宜苟未能灼知超然卓異之才舉而用之以一
新政化則得如鏊者器而使之姑且修弊補罅
休勞息困以與久疲之民相安於無事當亦能
有所濟也乞 勅吏部再加裁酌而改用之

一田州各甲今擬分設為九土巡檢司其思恩
各城頭今擬分設為九土巡檢司各立土目之
素為衆所信服者管之其連屬之制陞授之差
俱已備有前議但各甲城頭既已分析若無人
管理復恐或生弊端臣等遵照 勅諭便宜事

理已先行牌仰各頭目暫且各照分掌管辦納
兵糧候奏請 命下然後欽遵施行

一田州凌時甲完冠砦陶甲腮水源坤官位甲
舊朔勒甲蕪州子半甲共四甲半擬立為凌時
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龍寄管之緣龍寄先來投
順故分甲比衆獨多

一田州砦馬甲畧羅博温甲共三甲擬立為砦
馬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盧蘇管之

一田州大田子甲那帶甲錦養甲共三甲擬立

為大田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黃富管之

一田州萬洞甲周甲共二甲擬立為萬洞土巡
檢司擬以土目陸豹管之

一田州陽院右鄧甲控講水冊槐並畔甲共二
甲擬立為陽院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林盛管之
一田州思郎那召甲舍甲共二甲擬立為思郎
土巡檢司擬以土目胡喜管之

一田州累彩甲子軒憂甲篤忭下甲共三甲擬
立為累彩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盧鳳管之

全書卷十四
一田州怕何甲速甲共二甲擬為怕何土巡檢
司擬以土目羅玉管之

一田州武龍甲里定甲共二甲擬立為武龍巡
檢司擬以土目黃筭管之

一田州拱甲白石甲共二甲擬立為拱甲土巡
檢司擬以土目邢相管之

一田州床甲砦例甲共二甲擬立為床甲土巡
檢司擬以土目盧保管之

一田州婪鳳甲工堯降甲共二甲擬立為婪鳳

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黃陳管之

一田州下隆甲周甲共二甲擬立為下隆土巡
檢司擬以土目黃對管之

一田州縣甲環甫蛙可甲共二甲擬立為縣甲
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羅寬管之

一田州篆甲煉甲共二甲擬立為篆甲土巡檢
司擬以土目王萊管之

一田州砦桑甲義寧江那半甲共一甲半擬立
為砦桑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戴德管之

一田州思幼東平夫捧甲盡甲子半甲共一甲
 半擬立為思幼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楊趙管之
 一田州侯周怕豐甲一甲擬立為侯周土巡檢
 司擬以土目戴慶管之

一思恩興隆七城頭兼都陽十城頭擬立為土
 巡檢司擬以土目韋貴管之緣韋貴先來向官
 故授地比眾獨多

一思恩白山七城頭兼丹良十城頭擬立為白
 山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王受管之

一思恩定羅十二城頭擬立為定羅土巡檢司
 擬以土目徐五管之

一思恩安定六城頭擬立為安定土巡檢司擬
 以土目潘良管之

一思恩古零通感那學下半四堡四城頭擬立
 為古零土巡檢司擬以土目覃益管之

一思恩舊城十一城頭擬立舊城土巡檢司擬
 以土目黃石管之

一思恩那馬十六城頭擬立為那馬土巡檢司

擬以土目蘇關管之

一思恩下旺一城頭擬立為下旺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韋文明管之

一思恩都陽中團一城頭擬立為都陽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王留管之

右各目之內惟田州之龍寄思恩之韋貴徐五事體於各目不同而韋貴又與徐五龍寄稍異蓋韋貴於事變之始即來投順官府又嘗効有勤勞宜不待三年而即與之以實授土巡檢以

旌其功徐五亦隨韋貴投順而効勞不及龍寄雖無功勞而投順在一年之前二人者宜次韋貴不待三年而即與之以冠帶三年而即與之以實授土巡檢如此則功罪之大小投順之先後皆有差等而勸懲之道著矣或以盧蘇王受不當與各土目並立者臣等又以為不然方其率衆為亂則蘇受者固所謂罪之魁矣及其率衆來降則蘇受者又所謂功之首也况二府目民又皆素服二人今若立各土目而二人不

與非但二人者未能帖然於衆目之下衆目固亦未敢安然而處其上非所以為定亂息爭之道也故臣等仍議以盧蘇王受為衆目之首庶幾事體穩帖而人心允服矣

一田州思恩各官目人等見監家屬男婦初擬解京今各目人等既已投順則其家屬男婦相應給還領養均乞 聖明裁允

一田州新服用夏變夷宜有學校但瘡痍逃竄之餘尚無受廛之民焉有入學之士况齋膳廩

餼俱無所出即欲建學亦為徒勞然風化之原終不可緩臣等議欲於附近府州縣學教官之內令提學官選委一員暫領田州學事聽各學生徒之願改田州府學及各處儒生之願來田州附籍入學者皆令寄名其間所委教官時至其地相與講肄游息或於民間興起孝弟或倡遠近舉行鄉約隨事開引漸為之兆俟休養生息一二年後流移盡歸商旅奏集民居已覺既庶財力漸有可為則如學校及陰陽醫學之類

典制之所宜備者皆聽該府官以次舉行上請然後為之設官定制如此則施為有漸而民不知擾似亦招徠填實之道鼓舞作新之機也均乞 聖明裁處

一思田去梧州水陸一月之程軍門隔遠難於控馭調度兼之府治雖立而規制未成流官雖設而職守未定且瘡痍未復人心憂惶須得重臣撫理臣等已經具 題乞將右布政林富量陞憲職存留舊任副總兵張祐使之更迭往來

於二府地方綏緝經理仍乞 賜以便宜 勅書將南寧賓州等府衛州縣及東蘭南丹泗城那地都康向武等土官衙門俱聽林富等節制臣等所議地方經久事宜候奏請 命下之日悉以委之林富等使之欽遵以次施行庶幾事無隳墮而功可責成矣

王文成公全書卷十四終

